



二次大戰結果
前日寇擴張所
及之地區

時事教育
參考資料

波及言宣羅開德根
本日定規告公坦決
圍範土領之有保

演再容不，行暴寇日

本日裝武新重帝美對反

印編部治政區軍南中軍放解民人

目 錄

日本侵華史的回憶	王芸生 (一)
回憶十四年間血和淚的歷史	關沫南 (九)
血腥的三光政策	(一三)
「無人區」和「人圈」	陳迹 (一四)
千人墓	韓英 (一七)
憶日寇火燒冀東潘家峪慘案	戈原 (二〇)
南京大屠殺	(二四)
日寇欠下馬來亞華僑的一筆血債	陳健 (二七)
控訴日寇舊罪行，反對美帝新陰謀	(三〇)
水淹冀中平原	(四五)
日寇轟炸重慶暴行	(四六)
控訴日寇細菌殺人罪行	(四九)

日寇凶險的毒化政策……………(五一)

附：美帝非法武裝日本圖

日本侵華史的回憶

王芸生

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打了大敗仗之後，正積極進行單獨對日媾和，以重新武裝日本的陰謀，準備以日本人民作砲灰，作為繼續侵略朝鮮、侵略中國和進攻蘇聯的資本。

這是中、朝、蘇三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也是多數日本人民所不願為的。只要回憶一下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知道，重新武裝日本，對於中、朝、蘇三國人民是如何的不利，我們無論如何應堅決加以反對。

朝鮮是個關鍵

日本軍閥侵略中國，一向以朝鮮做跳板，爭朝鮮是一個關鍵。

▲豐臣秀吉之役 一五九〇年（明萬曆十八年）日本大軍閥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就動了攻朝侵華的念頭，貽書朝鮮國王李暉，謂將假道朝鮮以征明，請會師以為前導。朝王不允。翌年，秀吉發水陸十五萬人，另有游軍六萬，進攻朝鮮。一五九二年夏抵釜山，陰曆五月初陷漢城，李王奔平壤，又奔義州，朝鮮八道幾盡沒。朝鮮向中國請援，明廷命副總兵祖承訓，渡鴨綠江赴援，大戰於平壤城外。明兵大潰，承訓僅以身免。八月，明朝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旋又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明年正月，李如松大捷於平壤，朝鮮所失黃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並皆收復。這是中國援朝的勝利。一五九七年（明萬曆二十五年）豐臣秀吉復發十四萬人攻朝鮮，明朝復遣援軍入朝，交戰互有勝負，日本以冬寒，稍收兵，繼續相持，至明年八月豐臣秀吉死，日兵退出朝鮮。秀吉病革時密諭其屬

將：「今與明搆兵，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家自古未曾受外侮，及吾而辱國，吾所深恥。」臨死張目而叫：「勿使吾十萬兵爲海外鬼！」

▲西鄉隆盛的『征韓論』 豐臣秀吉敗亡之後，日本軍閥浪人們還是經常念念不忘於攻朝侵華這一條路的。到明治初年，幕府制倒，日本國家又告統一，薩藩大軍閥西鄉隆盛倡議『征韓』。那時朝鮮是大院君李昞感當權，親華疏日，糾紛迭起，西鄉隆盛主張派兵『征韓』，並且要自己前往。木戶孝允與大久保利通則堅主先修明內政，暫不問外事。這是所謂明治『三傑』的分裂。當時隆盛以主張被抑，憤走鹿兒島，糾集門人，招兵買馬，儼然成了一個小獨立國，由此爆發一幕內戰，即所謂『西南戰役』。隆盛戰敗死，被日本軍閥浪人譽爲『軍神』，西鄉隆盛的『征韓論』却深植於日本軍閥浪人的心底。日本發展侵略的路，就是以朝鮮爲跳板，入侵中國，所以爭朝鮮是個關鍵。

朝鮮台灣雙管齊下

日本西南戰役之後，明治新政著著進行。木戶孝允與大久保利通的『修明內政』有了成績，西鄉隆盛的『征韓論』也就正式拾起。西鄉隆盛雖然敗死，他的聲譽却愈來愈隆，他的侵略主張在鼓舞着日本的侵略動向。明治治下的日本帝國主義就胚胎了，也就發動了。它的侵略一發動，就是台灣朝鮮雙管齊下，也正是今天美帝國主義所走的路。

▲西鄉從道侵擾台灣 當英法聯軍打入北京之時，日本諸侯島津齊彬就倡議出兵，『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據於東亞大陸之上。……先取台灣福州兩地，以去日本之外患。』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藉口琉球人飄海遇風，飄至台灣，爲台灣生番所殺，硬說琉球是它的屬邦，興兵台灣，說是『代討化外』。是年陰曆三月，日本派西鄉隆盛的族弟西鄉從道爲『台灣事務總督』，率兵（號稱

一萬五千人）侵擾台灣，以美國人李仙得爲參謀，用美國船「牛也克」號給日本運兵。李仙得曾任駐福建領事，會說台灣話，給西鄉從道作嚮導，這就是說，這一戰役是有美人參加的。西鄉從道侵擾台灣，遭受台灣土人的頑強抵抗，日兵死者多於台人，並不得逞。日本政府乃遣大久保利通來華，以外交轉圜，與清廷成立「台事專約三條」，索得十萬兩「撫卹銀」，四十萬兩「補償費」而歸。台灣人民抗日，清廷反予賠償，閩弱可憐。

▲攻打江華島 在這時期，西方帝國主義紛紛侵略中國，帝國主義的勢力也侵入了朝鮮，朝鮮在大院君李是應當權時，不憚排日，而亦反帝。朝鮮人民殺死法國傳教士及天主教徒，法國派兵打朝鮮，爲朝兵所敗；美國要求開港，也被朝鮮拒絕。日本也伺機尋釁。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九月，日本軍艦雲威號駛入朝鮮漢江江華島附近測量海口，朝鮮以日艦無故侵入領水，江華島砲台開砲擊之。日艦遂將砲台攻燬，並陷永宗城，朝鮮兵民死傷甚衆。日本乃派使率艦至朝鮮，強迫訂約通商，朝鮮以「本國爲清國藩屬，不敢擅專」辭之。日本乃遣森有禮爲使，要求對朝鮮訂約，朝日交涉乃變成中日交涉。森有禮至北京與總理衙門提出交涉，總理衙門大臣奕訢答以：「朝鮮雖曰屬國，地固不隸中國，以故中國會無干預內政，其與外國交涉，亦聽彼國自主，不可相強。」從此往復辯論，日本遂以朝鮮事務與中國無干，乃復尋朝鮮從事直接交涉。朝鮮初猶不肯，李鴻章乃建議總理衙門，勸朝鮮「忍耐小忿，以息事寧人。」一八七六年二月，日本與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其第一款即云：「朝鮮爲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日本從此打開朝鮮的門戶，從事通商侵略，勢力日增。清廷深懼日本通過朝鮮，貽患東北，密諭李鴻章勸朝鮮與西洋各國通商，以爲「以夷制夷」之計。這是清廷的辦法。

▲吞併琉球 在日本擾台灣謀朝鮮之時，它就同時進行併吞琉球。琉球羣島介於中日兩國之間，

自明洪武年間封王稱臣以來，一向爲中國的屬地，日本則處心積慮併吞琉球。一八七二年，日本藉明治親政爲名，使琉球王子及三司官到京朝賀，下詔以琉球爲藩，封尚泰爲藩王。一八七三年，以琉球與日本府縣同列，受其內務省管轄。一八七五年派兵駐屯琉球，命琉球奉明治年號。一八七九年，廢藩爲縣，改琉球爲「沖繩縣」，據琉球國王及世子以去，完全併吞了琉球。琉球會求救於中國，而清廷態度冷漠，只以口舌爭辯而已。其時適美國卸任總統格蘭志遊歷遠東，李鴻章託其乘赴日之便，居間調停琉球問題。格蘭志到日本後，反致函李鴻章，盛誇日本「氣象興旺」，勸中國讓步，勿與日本失和，清廷也就無可如何。

攫朝鮮、割台灣、登大陸

從此日本資本主義逐年發展，加速走帝國主義的道路。日本君臣深知清廷懦弱無爲，遂銳意經營，向朝鮮侵略，決心以朝鮮爲跳板，製造弊端，向滿清挑戰，以期一戰而稱霸東亞。

▲甲午之戰 明治君臣決心挑戰，遂時時佈置，處處佈置，至一八九四年，日本構煽朝鮮新舊兩派的鬥爭，發生東學黨之亂，日本遂引爲藉口派遣海陸軍入朝鮮。後又以朝鮮事變迭起，「須代謀匡救」爲辭，向清廷提出所謂共同改革案，主張中日兩國設委員於朝鮮京城，共管朝鮮的財政、吏政、兵警以及一切事業。清廷不允。屢經交涉，日本步步進逼，宣稱中國既不同意改革韓政，日本決獨力進行，一方逼迫朝鮮廢棄中朝間的一切條約，並委託日本驅逐駐朝的華軍。日軍包圍朝宮，劫持李王，朝廷政令全入日本之手。形勢急迫，清廷趕運軍隊赴朝，日艦預伏於牙山口外的豐島，狙擊中國的兵船，高陞輪被擊沉，中日戰爭由此揭開。緊接着陸戰也開始，聶士成率領的清軍被日軍擊敗於牙山東北的成歡驛。中日兩國同於八月一日宣戰，就是所謂甲午戰爭。宣戰之後，陸上平壤一戰，海上

黃海一戰，清軍皆敗，朝鮮歸入日本掌握。由此日軍陸續侵入中國大陸。先攻陷旅順口，大舉殺戮，全市生俘者只餘三十六人。由此遼東遼西諸要邑皆爲日軍所蹂躪。海軍發展至山東沿海，中國海軍被燬滅於威海，日軍遂佔山東半島。至此清廷無力再戰，乃派李鴻章赴日本馬關議和，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馬關條約十一款：朝鮮自主；割讓遼東半島；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島；賠款二萬萬兩庫平銀；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埠通商。日本由此攫奪了朝鮮，割去了台灣及澎湖列島，登上了中國大陸。

▲被迫還遼 甲午一戰，日本的收穫太大了，引起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俄法德三國出而干涉照會日本，要它吐出遼東半島，退還中國。日本知不可抗，接受三國的要求，與清廷另訂還遼條約，索去三千萬兩庫平銀的所謂「酬報」。

▲日俄戰爭再攫旅大 三國干涉還遼之後，帝國主義羣起瓜分中國，德國割據了膠東半島，帝俄租借了旅順、大連並取得中東鐵路的建築權，英國搶了威海衛，法國奪了廣州灣。帝國主義如此窮兇極惡，中國人民忍無可忍，一九〇〇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於是帝國主義大聯合，八國聯軍打入天津、北京，大舉屠殺中國人民，日本也參加了八國聯軍。一九〇一年清廷派李鴻章議和，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賠款、駐兵、並刪除華北軍備，日本從此駐軍於華北。帝俄藉此機會，佔領了東北三省。日本先與英國締結同盟，積極佈置，於一九〇四年與帝俄開戰，戰場即在我東北大陸。經過遼東陸戰，對馬海戰，日本戰勝。一九〇五年日俄訂樸資茅斯和約，日本由帝俄手中攫得旅大兩港及中東南滿兩路的權利，日本從此正式登上東北大陸。

日俄戰爭之役，美國是幫助日本的，借款資械，並且調停媾和。但到日本重登東北大陸之後，美國屢想插足我東北，連遭日本排斥，而未得遂。到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日本遂以英日同盟的名義，出兵山東，從德國駐軍手中搶過膠東半島，並沿膠濟線一直佔領到濟南。

▲廿一條大野心 正如後來田中義一的奏議所說：「竊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滅亡滿蒙，以及征服中國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無不畏我服我仰我鼻息。」日本即於一九一五年對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廿一條要求：割據山東，並企圖包辦中國的警察及國防。袁世凱稱帝死後，中間又經過安福系對日一段賣國喪權的鬼混。到歐戰結束，中國同為戰勝國，而巴黎和約中竟列入承認日本攫有山東條款。這激起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以青年學生為首，展開全中國的愛國運動，爭得拒簽和約，山東成為懸案。到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訂九國公約，中國承認了美帝國主義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對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大開門，換得山東的收回。

▲九一八來了 日本吐出山東，至不甘從；惟為帝國主義均勢牽制之下，不得發作。至一九二八年，國民黨軍發展至黃河流域，日本正值田中義一為首相，悍然出兵山東，發生了五月三日的濟南慘案。蔣介石不抵抗，迂道北上，一任日軍霸佔山東。及至蔣介石到了天津北京，張作霖不受日本利用，退兵東北，日本軍閥埋炸彈於皇姑屯，在火車上炸死張作霖。張學良繼承其父的遺志，不作日本的傀儡，易幟內向，形成國民黨表面的「統一」局面。日本攫奪東北之謀已亟，而蔣介石却忙於「剿共」內戰，對日毫無戒備。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夜，日本關東軍預埋炸彈於柳條溝，炸毀一段南滿鐵路，本莊繁就揮動關東軍，砲轟北大營，佔領了瀋陽。日本既已發難，蔣介石竟命令張學良不許抵抗，由此東北全陷日本之手。

八年抗戰的勝利

由九一八到東北完全陷落，不過短短幾個月的事。日本既然全攫東北，就繼續攻佔熱河，打進山海關，進攻長城沿線，蔣介石喪權辱國，與日本訂了備極屈辱的何梅協定。由此華北已成日本的囊中物，國家危辱達於極點，蔣介石還津津有味於「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戰。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逼到蘆溝橋畔，由於二十九軍的愛國士兵對日軍還了砲，才燃起全國抗戰的怒火。由於蔣介石的假抗日、真防共，竟使日軍侵略的鐵蹄踐踏了大半部中國領土，日本並擴大侵略戰爭及於南洋羣島，田中奏議的大野心幾乎全部實現。感謝毛主席的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北方在江南是真正對日抗了戰。中國人民英勇抗戰八年，流血千萬人，最後到蘇聯參戰，擊潰了日本關東軍，日本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請求無條件投降。這勝利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也屬於一切對日作戰國家的人民的，是不容其受侵蝕，尤其不容其被竊奪而重起侵略之端。

美帝在走日本的侵略老路

日本投降之後，美帝假借佔領日本之便，重走日本的侵略老路，在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的同時，侵佔我台灣，準備進一步跨入我東北大陸。美帝侵略軍在朝鮮戰場上吃了敗仗，遭受中朝兩國戰士的痛擊，它就策動單獨對日媾和，以便重新武裝日本，來擴大侵略戰爭，美國戰爭販子們這一連串的陰謀，是撕毀一切國際規約，劫奪我們對日本抗戰的勝利果實，並進一步培養日本軍國主義，再起侵略，這是我們全中國人民所不能容許的，也是蘇聯人民所不能容許的。尤其日本人民，身經敗亡之慘，今天更不容許美帝國主義利用，作它的砲灰，再受國破家亡之慘。

決不許重新武裝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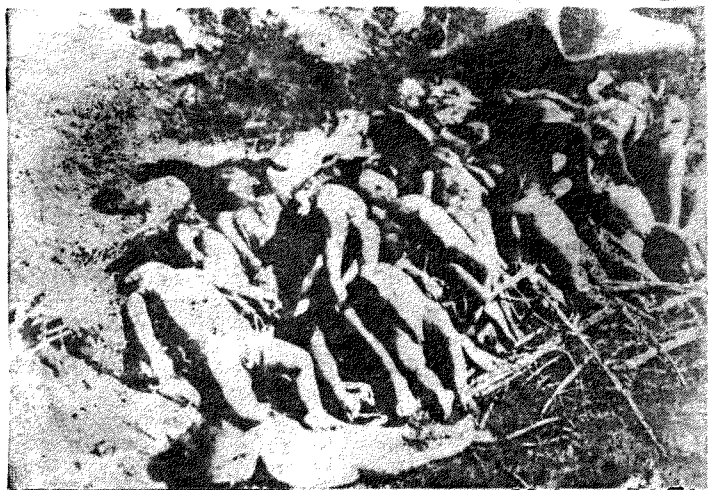
我們略一回憶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就會知道我們對日抗戰的勝利，是絕不容美帝國主義劫奪的，必須根據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條款的規定，締結全面對日和約。我們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單獨媾和及重新武裝日本的陰謀；美帝國主義要走日本侵略的老路，我們就以鐵拳擊碎它！我們能擊敗日本的侵略，我們也能擊敗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發動的侵略，就必然能够擊敗美帝國主義重新武裝日本的陰謀！因爲這是中、蘇、日本以及所有亞洲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北京人民日報——

回憶十四年間血和淚的歷史

關沫南

美帝國主義在侵略朝鮮的戰爭中，遭到可恥的失敗，因而加緊片面對日締結和約和進一步武裝日本的陰謀活動，希望恢復日本的軍國主義，使之成爲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幫兇和工具。這是完全違背第二次世界戰爭中反法西斯諸國間的國際協議的。這種罪惡的陰謀，已激起世界人民與中國人民的普遍憤怒。我們松江省人民，正回憶着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東北十四年間人民血和淚的歷史，而發出了控訴和抗議之聲。人們還都記得：日本帝國主義在松江省，是有着數不清的罪行和血債的；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日寇用來屠殺和監視我省愛國人民的「治安肅正工作費」及「警備用通信施設費」是逐年增加的，最初年度預算達當時的幾十萬元，後增至百萬元以上，最後幾年增至千萬元以上。這些錢全是以「出荷」、納稅、「國防獻金」、「勤勞俸仕」等手段強制的徵之於人民，而又用來屠殺人民的。爲了鎮壓人民的反抗，遠自一九三四年二月，就在農村裏開始「戶口調查」，實行叫做「保甲法」的十家連坐法，任意誣人爲「匪」，加以殺戮。同年九月以後，各地都設了「回收銃器彈藥所」，強繳民間武器。徵繳中，殺人無數。同時，日寇令僞民政、交通、實業各部訓令各省鐵道兩側五百米以內禁止種高禾作物，如高粱、苞米等，荒蕪土地無數，逼使農民上吊投井，無法生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日日寇又令僞民政部發出關於「建設集團部落」的訓令，從此時起，日寇即開始在農村大量燒毀村落，逼迫農民「歸火屯」，在大屯中強制農民修砲台，挖土壕，設鐵條網，此外並做修建各種警備道路、出車馬糧草人力等各種無代價的悲慘勞動，生活暗無天日，農民稱：「滿洲國是大監獄，集團部落是小監獄！」又稱集團部落爲「人圈」，以表示與「豬圈」、「馬圈」相同。



兒童屍體的燒燬用火準備，又殺刺日寇。

在實行歸併村落的同時，日寇更加瘋狂的向我人民愛國武裝進攻，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日寇從哈爾濱分兵兩路，一路經珠河向東推進，一路向方正、依蘭等縣血洗。在濱綏線上沿鐵路兩側四十里以內民房均被燒光，只留下大屯與車站。珠河、方正等地歸屯中，農民被殺萬人以上，小孩被以刺刀與機槍殺死，而後堆成屍山焚燒，婦女被姦淫後復被賣為妓女。在以後幾年中，愛國人民的游擊區，有數萬所民房被焚，千萬人民被殺。被日寇稱為「共產黨樂園」的偽三江省及偽牡丹江省，被焚民家達六十萬戶以上，特別是偽三江省，僅撫遠一縣即被燒五千戶，全區被平毀，幾造成荒涼的無人區。牡丹江兩岸，哈爾濱以東及烏蘇里江左岸所有山邊村落、山中獵戶全被驅殺。日寇更使用種種毒計騙殺人民，曾在松花江下游種植鴉片，企圖吸引反日人民武裝，以便一網打盡。在反覆「掃蕩」過的地區，日寇復派協和會走狗到處進行宣傳宣撫工作，實際均為調查人民的好細特務，對我組織破壞，並挑撥民族感情。後一時期，敵發現我愛國人民後，不僅

施行「十家連坐」，且常施行「全屯連坐」，全屯羣衆均被處死。日寇在我省平房設有「細菌工廠」，在拉濱綫哈爾濱東南方背陰河車站設有「殺人工廠」，曾有我省成千成萬愛國同胞，被捕去試驗細菌及抽血，死者無數。在此種黑暗恐怖政策下，我省愛國人民更激起普遍憤怒，在反抗鬥爭中，有成千志士遭受殺戮監禁；一九四〇年哈爾濱王崗偽滿航空隊，曾有三百學員反正救國，但在赴游擊區途中，遭受日寇大軍的捕殺，鮮血染紅了王崗草原。同年哈西三肇地區游擊隊撤走後，敵哈爾濱警察局長會派漢奸葉永年警佐等，逮捕無辜羣衆兩千餘人，或就地處死，或押來哈市絞死，押送途中並有數百人被灌入松花江冰眼中溺斃。在三肇事件之後，敵人又製造「巴木東事件」。在巴彥、木蘭、東興三縣逮捕我愛國者千餘人，絕大多數均因絞殺與拷打死於獄中。

十四年間，敵人會不斷逮捕我省人民，在日寇聞名於世界的大特務頭子土肥原（他曾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及哈爾濱警察局著名日特泉屋寅吉等人的指揮下，著名的逮捕事件會有過一九三三年「呼海鐵道地方大檢舉」，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大檢舉，一九三五年虎林縣大檢舉，「哈爾濱口琴社檢舉事件」，一九三七年以哈爾濱爲中心的「四、一五全滿大檢舉」，一九三八年的「三、一五事件」在松花江上游湯原、依蘭、樺川、富錦、勃利等地的大檢舉，一九四一年末哈爾濱左翼文學事件的檢舉。每次檢舉人數少者數百人，多者達千人以上，被捕者多數被殺，即處徒刑繫獄者，亦因刑病及長期飢餓寒冷而犧牲，被釋放者亦多成爲殘廢，當時因此而弄得家破人亡者遍地皆是。

在名城哈爾濱，幾乎無處不有我烈士血跡，自「九、一八」以來，哈爾濱工業大學、一中、二中、四中、法政學校、商船學校、醫專、師專、電車廠、鐵路、老巴奪煙捲工廠，都有無數青年學生及愛國者被捕殺。著名民族英雄趙一曼，她的愛人京漢路大罷工領袖之一後來做滿洲總工會工作的老曹、哈西抗日第十二支隊的領導者徐澤民，北滿游擊英雄孫國棟，中共下江特委代理書記趙明九，作家

侯小古，樵夫等，均犧牲於哈爾濱。他們的鮮血染紅了上號、道裏、道外監獄，染紅了太平橋、閘河、極樂寺後身的荒場。這些血債說也說不清，數也數不完；十四年血和淚的歷史告訴我們，今天美帝國主義陰謀扶植日本法西斯再起，就是與我祖國與我松江省人民為敵，我們堅決反對，我們對於給我們製造災難的人，將表示我們抗議的力量！

血腥的「三光政策」

從一九四一年起，日寇一方面震懾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軍民抗日鬥爭的偉大力量，一方面爲了使華北成爲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兵站基地」，抬出了一個殺人魔王岡村寧次來繼任日寇華北方面軍的總司令。這個戰犯就對敵後各解放區推行所謂「治安強化運動」，增設據點、碉堡、在鐵路、公路兩側普遍修築封鎖牆、封鎖溝。據一九四二年十月敵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十三誇稱：「遮斷壕已修成一萬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長，可爲地球外圍四分之一」。所有材料是毀了人民房屋木料，田園禾稼以人民勞役築成的，奴役中國人民之苦駭人聽聞。并更毒辣的對解放區實行了「蠶食政策」「囚籠政策」及極其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僅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敵寇以七萬兵力對北嶽地區二個月的「三光掃蕩」，當時被毀房屋十五萬餘間，被搶糧食五千八百萬斤，搶走牲畜一萬餘頭，被慘殺人民四千五百餘人，被抓去東北作苦役的青壯丁一萬七千餘人，解放區犧牲幹部六百餘人。另在一九四二年一年中，晉綏解放區無辜同胞被日寇慘殺、毒打、姦污的爲數十萬以上。當時敵後是：「無村不帶孝」，對這一種人類歷史空前的大獸行仇恨，將永遠留在每一個中國人民心頭。

「無人區」和「人圈」

陳 迹

——回憶日寇「集家併村」的血腥暴行

一九四二年春天，侵華日寇開始「集家併村」。從古北口到山海關綿延七百餘里的長城兩側，在南北五六十里、面積約四萬二千平方的地區，日寇迫使每個從小就生長在這裏的中國人民，集中到日寇指定的地區居住。敵寇採取了「三光政策」，企圖在這廣大地區製造人類史上空前殘暴的「無人區」，以便維持其法西斯統治。

英勇的晉察冀邊區人民，以堅決的鬥爭回答了敵人。與敵人「集家併村」同時，當地人民的反抗日寇的鬥爭也開始了。敵人在這個地區，每天進行着「掃蕩」和搜索，在山溝裏、山頂上，見人就殺，見房就燒，見牲口就牽走。被劃在「無人區」的每個村莊，都受了敵人近十次的燒殺。冀東馬尾溝只有四個小村，受了敵人十四次「掃蕩」。馬尾溝的人民是不屈服的，他們隱蔽在水溝裏，土谷裏，忍飢挨餓地和敵人週旋。敵人走了，他們就在被毀的廢墟上，搭起茅屋；敵人又把茅屋焚燬；無畏的人民又把它搭起來，又被焚燬……經過這樣無數次的殘酷鬥爭，馬尾溝人民遂轉移到山洞裏，繼續堅持鬥爭。敵人在每個山頭都築起碉堡，只要發見一個人影，就不停地開槍射擊。馬尾溝看不見「人

影」了，但是馬尾溝山洞裏隱藏着的人們仍然戰鬥着。敵人放出無數條警犬，到處搜尋人跡；敵人還陰險地暗藏起來，假裝離開了馬尾溝，等到人們走出山洞，就殘暴地砍殺。山洞裏的人們只好繼續隱藏着，他們不敢生煙火，不敢發出一點聲響，母親不讓孩子離開奶頭，有的孩子哭了，母親怕敵人聽見，只好含着眼淚，把孩子捏死，來保護洞內人們的安全。人們沒有衣穿，幾個人輪穿着一條褲子；沒有糧食，只好偷偷地在洞外拾些野菜、野草和樹葉充飢。有個婦女，攆着孩子出洞尋找野菜，剛走出不遠就被敵人捉去了。她被十五個敵人按在地上輪姦，孩子靠在她的身旁。敵人問她：「他們在那裏？」她不回答。敵人用刀割掉她的左乳頭，血淋淋的乳頭落在孩子身上，孩子緊握着乳頭，驚懼地哭喊着：「媽……」。敵人回手把孩子砍死。馬尾溝七十戶人家，被敵人殺死、打死、燒死和姦死了一大半。所謂「無人區」的中國人民就這樣被敵人摧毀着。那時，可愛的祖國原野成了悲慘的人間地獄。

被敵人趕進指定地區居住的人們成了牛羊。他們被關在一片片的警戒森嚴的地方，不能和外界接觸，不能和近在咫尺的村莊來往，不能種十里以外的土地。居住在這裏的人們都叫這塊地方是：「人圈」。「人圈」裏有着嚴密的敵特組織，他們製訂了「思想犯」、「政治犯」、「通奸犯」、「運輸犯」等血腥條例。凡是能拿槍的男人，都被編入「自衛團」，每晚替敵人巡查，不能睡眠。「自衛團」的人又是「勤勞奉公」隊的隊員，每個隊員每月都要抽出十五天到二十天的時間，替敵人「勤勞奉公」：修砲樓、築堡壘、鋪火車道、修汽車路，有時還被派到東北去做苦工。勞役還沒有做完，他們就已經累死了。敵人立下各種稅收名目，來壓榨「人圈」。「人圈」裏的人民所有的收入都不夠納稅，他們靠着敵人的配給過活，每年配給每人三尺布，半年配給九兩麵，兩個月配給一斤半鹽。此外，什麼也沒有了。每個人的臉都餓得發青，天天挖掘野菜、野草過活。

「人圈」裏的婦女，受着更多的摧殘。她們每天要「跑人圈」；早晨起來，丟下孩子，集合在圈外，沿圈跑步；跑不快的，要挨打；不跑的，就算犯了罪。每個禮拜，還有一次「跑山」的「訓練」。敵人把她們集中在山腳下，命令她們跑上山頂。等她們快到山頂時，敵人突然鳴槍，以驚恐婦女取笑。假如有的跑不上山頂，就算「思想犯」，被殺死。敵人姦污婦女，竟成了「公開合法」的事。脫避姦污的，拒絕姦污的，就是「通匪犯」，慘遭敵人的殺害。「人圈」裏的人，永遠犯得敵人的「大檢」，敵人曾在此大批屠殺無辜的人。

今天「無人區」人民正在醫治着傷痕；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清算遺筆血債，却又聽到了美帝國主義重新武裝日本的消息，他們不可抑止的憤怒的火焰，將把美帝國主義的毒惡陰謀化成灰燼。

日寇姦污我國婦女後 又用刺刀挑腹。



千人墓

韓英

——追記日寇在平陽村一帶的大屠殺

一九四三年夏曆八月，正是莊稼將熟的季節。盤踞在華北的日寇，用兵四萬，對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開始了長達三個月的秋季「大掃蕩」。阜平縣是晉察冀邊區的腹地；平陽村就是這次日寇「大掃蕩」的殺人場之一。在殺人魔王荒井的直接指揮下的五千日寇，在這裏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大血案。平陽村位於阜平城東，平陽河自村東蜿蜒流過，肥田沃土，林木環佈。村內街道平寬，商店林立，爲阜平一大集鎮。當時，平陽村是附近各村人民的經濟生活中心。

夏曆八月二十一日，日寇開始了向平陽村一帶的進犯。敵人的計劃是兩路合擊，徹底毀滅這一帶的人民和財物。事先，當地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了空室清野。二十三日，敵人集中了三百人搜索平陽南山，他們包圍了四里長的一條山溝，把溝裏的六十二名農民趕在一起，四週架起機槍，逼下山來，鎖在一起。次日，敵人千餘合擊鹿駝山，捉住了四十五人。當場殺死了楊禎家的大小三口。楊禎的妻子被日寇用石頭將腦袋砸爛。楊禎的外甥女張小多，被日寇抱起從山頂投到山下摔死。張衛生的弟媳，抗拒強姦，被敵人刺開了肚皮死去；五個月的胎兒也隨着母親的肚腸流到地上。就在這一天，另股敵人竄到楊樹溝，用刀將孟連書的六十五歲的老母零刮致死，又將其屍體投進火裏。白殿閣的妻子被剖腹死後，她的週歲嬰兒在母親身上爬來爬去找奶吃，滾得滿身是血。



日寇在阜平縣平陽村大屠殺後，被害人民屍體之一部。

敵人的燒殺愈深愈殘酷。在奔襲韓家峪時，沿途血洗了葛老、北水峪等十村。藏在葦地裏的老農民李海，被活埋在地裏；李青林被割掉了半個脖子之後扔到水裏。在平陽村，二十一個青年被架到房頂殺死，鮮血從房簷的水道流滿了院子。土門村的李小更，寧死不給敵人帶路，敵人把他的心肝挖出，油炒了吃掉。……

日寇對婦女的殘暴污辱，更是聞所未聞。山頭嘴村被捕的二百五十名婦女，其中三人被姦污後，又誘至山頂，推下高崖摔死。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被七個獸兵輪姦。在老頭子窩、小石門一帶被捕的十六名婦女、兒童，曾被日寇趕進土洞，用煙火活活燻死。敵人把一個懷孕的少婦，扔進棺材裏，用刀剝開她胸前的皮肉，撕開膛，掏出心，挑出了胎兒，血流滿了棺材底。日寇在進行這一毫無人性的慘殺時，並強迫二十多個裸體婦女來「參觀」。在「掃蕩」中，凡被捕的婦女，很多人都遭受了敵人的蹂躪。

但是，徒手的人民也並沒有屈服在日寇的淫威

之下！山頭嘴村放羊工人韓小更被捕後，敵人企圖從他身上探聽出我軍的下落及堅壁財物。韓小更破口大罵。敵人正要將他刺死，他猛一轉身順手揀起一塊石頭，打中了一個敵人的頭顱，敵人的死屍滾下山坡。羅峪村婦救會主任劉躍梅被捕後，堅貞不屈，敵人再三威脅利誘，仍然沒有從她口裏得到絲毫祕密。最後她壯烈犧牲。

十一月「大掃蕩」結束後，平陽村的五個殺人場上遺留着四百六十多具死屍；街裏丟着三百多具；村內一個院子裏橫躺着二十多具女屍，她們的頭都拋在一邊，混亂了；村北十七個紅薯窖裏有屍近百具，其中婦女都沒有穿衣服；村東場上一排三十六具。死者的鮮血染紅了街道，染紅了牆壁。往日繁榮的鎮市變成了一片荒涼淒慘景象。

在這次「掃蕩」中，平陽村一帶人民被敵直接殺死者達七百五十二人，酷刑致死者八十九人，抓走一百一十二人，連同賈家口被殺死的二百多人，此次共犧牲一千一百餘人。被燒房屋五千二百餘間。被搶走糧食十八萬餘斤，牲口一千二百餘頭、衣物四千餘件……。

當地人民爲了紀念在這次「掃蕩」中犧牲的人民，爲了讓子孫們永遠記住日寇欠下的這筆血債，並爲他們復仇，公立了「千人墓」。「千人墓」前立有石碑，碑文如下：

「一九四三年秋，日寇集兵四萬，歷時三月，對我北嶽區進行剝滅掃蕩。阜平爲掃蕩之中心，平陽一帶爲鬥爭之焦點。敵人荒井部隊爲極惡獸兵，破孕婦之腹，餐生人之肉，造成舉世駭聞之平陽慘案，屠殺我同胞達七百餘名。」

平陽村一帶人民的血迹眼淚剛剛擦乾，「千人墓」的慘史人們記憶猶新，今日，美帝又在武裝日本法西斯，我們的血債，要向美帝討還！

憶日寇火燒冀東潘家峪慘案

戈原

一想起潘家峪，立刻使我想到了：她不只是個倔強的山莊的名字，而是一塊用鮮血銘記的碑石。這碑石，它告訴我們，日本鬼子過去八年間曾在我們祖國的土地上幹了些什麼血腥勾當；它告訴我們子子孫孫知道，日本法西斯強盜是永不能得到饒恕！

潘家峪是在冀東玉帶山腳下的一個淳朴美麗的山村，幾百戶人家，世世代代是在這裏勤勞耕種，可是當蔣介石把冀東出賣給日本鬼子後，人們再也不能容忍日寇所加給的悲慘命運了，一九三八年夏，在黨的領導下，冀東千百個村莊掀起了二十萬農民的起義大暴動，潘家峪的人們也一樣，拿起自己的鋤頭、木耙、洋槍和火砲，起來反抗日本強盜。自那時起，潘家峪對敵人展開了頑強的鬥爭，不少青年農民放下犁杖參加了八路軍和游擊隊，村子裏黨的組織建立起來了，民兵組織起來了，人民政權成立了。抗日機構的後方機關常常隱蔽在這裏，游擊隊打完仗也常來這裏休息，潘家峪成了游擊根據地。周圍幾十里路鬼子的據點越來越增多了，可是少數敵人仍是不敢隨便進入山裏來；在附近，敵人的偽鄉公所被抄除了，敵人的徵糧索款被破壞了，敵人的汽車被伏擊了，敵人的便衣偵探『失蹤』了；……。敵人也曾多少次的『討伐』，但除了常吃幾個地雷，帶幾條死屍回去，別無什麼收穫。敵人越是殘酷，潘家峪人們的鬥爭也越頑強！

四一年初，日寇爲了進一步鎮壓華北人民的反抗，瘋狂的推行着所謂『治安強化運動』，到處是更殘酷的姦淫、搶擄和燒殺。是在舊曆年底的最後一個集日——臘月二十八（一月二十五號）就在這個晚上，潘家峪週圍幾十里的豐灤縣、王官營、榛子鎮、崖口、鐵廠、左家塢等各個據點的敵人都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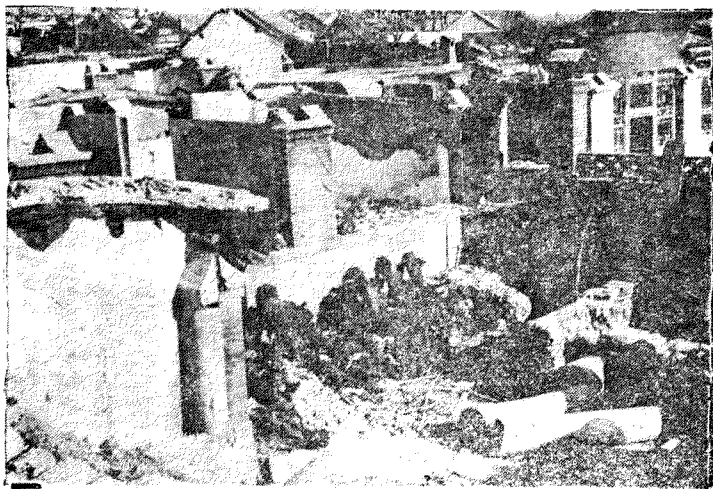
動了，一千多鬼子和偽軍半夜裏就將潘家峪完全包圍起來！天拂曉，村子裏人們大部還沒有起來，有的想趁早起出去趕集的，走出來就被鬼子捉住，民兵的崗哨發現鬼子打起了槍，村裏立刻驚亂起來，可是什麼都晚了，四外山頭路口的鬼子撲進村子來！民兵們有的先一天出去了，只剩下十幾條槍，很少子彈，打了一陣，敵人已進了村子，趁着混亂，只得將槍藏起來。一場慘絕人寰的血腥屠殺，就這樣開始了！

鬼子進街時就用刺刀挑了幾個慌亂外逃的人，將人們都趕回村子。這時鬼子要漢奸特務吆呼大家集合，一羣羣野獸端了刺刀挨門挨戶趕打和搜索，不出來，當時就扎死在家裏。快中午了，鬼子已將全村一千幾百口人都圈在潘惠林家大院子裏。房頂上架好機槍，院牆上站着鬼子兵，院子裏已鋪滿了松枝和秫秸，要人們坐下聽『皇軍』講話。一個鬼子軍官提着指揮刀站在門口講道：『你們的大大的良民的，八路的那邊去的？東西的那邊的埋着？誰的民兵的幹活？說了的，大大的好！不說，統統死啦死啦的……！』人們低着頭，人羣裏沒有任何回答。鬼子叫罵着，由人羣中抓出個青年來，問他，『沒有一句話，鬼子暴怒了，一刀砍倒在地上！這樣砍了一個又砍一個，人們騷動着，可是沒有人想回答敵人什麼！鬼子又從擠着的人羣，拉出幾個婦女來，污蔑的繃笑着問：『你們的說的，回家的有；不說，衣服統統的脫光的，秧歌舞的幹活……！』婦女們羞恨的彼此望望，臉上流着眼淚，但緊咬着牙！鬼子吼叫着把手一揮，上來幾個鬼子兵用刺刀一陣亂刺，在痛苦的慘叫裏，幾個婦女倒在血泊裏，一個孕婦被挑出的幾個月的胎兒，還在地上抽動！人羣更激動起來，尖銳的驚叫着，哭泣着，一個青年跳起來罵了句『我操你鬼子的祖宗！』從人羣裏撲過來，可是『叭，叭』幾聲槍響，他倒在人羣裏！隨着鬼子喊起『統統八路的……！』，幾個鬼子竄出門外，大門砰然的關上。人們剛由地上跳起來，四週的機槍響了，外邊的手榴彈轟轟的拋進來，蘸了煤油的棉花和秫秸帶着火團從房上牆上扔進來

，引起院裏的松枝和秫稻，候時間滿院子烘天大火着起來……！被火燒倒的老人、婦女、孩子，在火裏悽厲的慘叫，潘老婆子拉着她的小孫女哭喊着跌跌衝衝的由這一牆角跑到那一牆角，可是牆上的敵人瞄準一槍，小女孩撲跌到火裏，老祖母也隨着慘叫一聲跌進去……！大火裏的呼喊吼叫越來越低，全村各處鬼子縱起的火也起來了；就這樣在漫天的大煙火裏，除了一伙青年用石滾子把後牆衝開一個口逃出幾十人外，潘家峪，一千零三十五口老人、青年、婦女、孩子完全燒成焦炭！八十四人重傷！

潘家峪這三百多戶人家，一千幾百口人的村子，所剩的只有在外的、逃出的、當時鑽在石槽下坑洞裏的二百幾十人了，三十多家人家是燒得全家盡絕，一千一百多間房屋都化為焦土，全村財產完全變成灰燼！大火過後的幾天裏，人們流着淚在冒着殘煙的灰堆裏翻認自己的家人，可是千百具焦屍已無從辨認，只能由焦炭的大小，分辨出大人和孩子，大家只能痛哭着將所有屍體葬在一起！全村所餘的幾十個青年，在埋葬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姊妹後

劫後潘家峪的一角。



，他們東起白巾，成立了向日寇討還血債的「復仇隊」！

四六年，我訪問了潘家峪，那時已五年了，潘家峪還是一片荒涼，街上兩旁還是人壽的蒿草，人家裏滿堂是一層層的靈牌！當時日寇已是投降了，可是火焚潘家峪的殺人兇手們，還沒得到應有的懲罰；今天，又是五年了，這些兇犯不只仍是逍遙法外，美帝國主義者還在將他們放出監獄，還正在積極恢復它的侵略勢力！今天，我想起潘家峪，我永遠不會忘記，日寇在我們祖國所製造的血海深仇！今天，美帝國主義竟又武裝日寇，妄圖實現它侵略的陰謀，它將永遠作不到！我們是不甘心的，我們要自己的力量，向敵人復仇！

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是日寇有計劃地大規模地屠殺中國人民的血腥罪行之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寇分兵三路包圍南京，當時國民黨十五萬大軍，在蔣介石汪精衛賣國集團衷心期望德使陶德曼的「調解」，準備簽訂城下之盟的賣國「戰略」下，全部集中在南京城裏，既不出擊又無妥善佈署，因此當敵寇一經包圍上來，就倉皇退却，給十五萬大軍下的退却命令中又祇指定了同一的退却路線，各部撤退時間、序列亦不規定，因此退却變成逃跑，道路擁塞，秩序大亂，南京遂不戰而陷。

大屠殺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寇強佔南京之日起，持續達三個多月之久。在這一段罪惡的時間裏，日寇對手無寸鐵的南京人民施行了慘絕人寰的大焚燒、大劫掠、大屠殺。南京城內成爲人間地獄，大街小巷，漫天火焰，家家戶戶，一片哭聲，每一天，每一分鐘的時間裏，都充滿了南京人民的悲慘的血淚。據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第六師團敵酋谷壽夫的公訴書調查證明說：「南京失守後六週內，以殘酷手段殺害之中國平民計達二十六萬至卅萬人，遭日軍慘絕人寰手段強姦的中國婦女計二萬人，其中有年僅九歲以及七十三歲者。」依據南京慈善機關在南京所埋葬屍體的統計即達十五萬具以上。事後掩埋屍首的工作整整進行了六個多月。而至到兩年以後，南京城內還不斷發現被害的屍體。另據當時南京屠殺目睹者向國際法庭作證說：日寇在南京不論夜晚白晝強姦暴行至少有一千起，有的竟一晚被姦四十次的。有的姦後又被剖腹刺死，日寇並且在城內以「殺人競賽」的兇殘獸行來取樂。

日寇在南京大屠殺的血債是擢髮難數的，這裏只能略提千萬件暴行中的一二。在南京觀音門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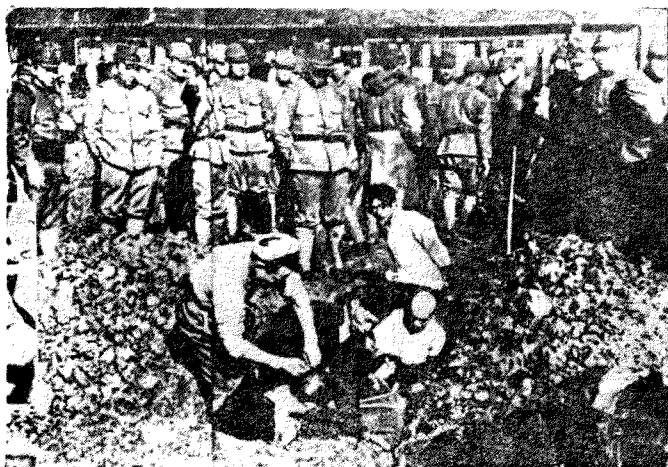
中大林場的山凹中，日寇曾經縱火燒山，將被圍困在山中的三四萬中國軍隊和難民盡數燒死，在南京雲南路道上，數以千計的男女同胞，雙手反綁被日寇擲入道旁的水塘中溺斃。在南京碑亭巷，會有三百餘由十八歲至三十歲的婦女被日寇監禁，無分晝夜地實行輪姦。在大屠殺的期間，全城大街小巷，到處充滿屍體，據目擊者談：單在南京中山南路的一塊空場上，堆積的屍首就有一萬多具，屍堆高如小丘，鮮血橫流，腥臭傳達數里。日寇在瘋狂的殺戮、姦淫之餘，再繼之以瘋狂的縱火，南京全市的民房幾乎半數毀於火災，經過這一次空前的浩劫，南京所餘人口不到十萬。美麗的南京成爲一個可怕的死城。

當日寇在南京進行瘋狂的大屠殺的時候，許多留在南京的美國強盜曾經做了無恥的幫兇。據南京下關龍江小學校長陸伯衡說，當他參加當時「國際難民救濟委員會」工作時，曾親眼看到美國人貝德士答應日寇，把在「難民區」裏的成批的中國青年騙出來，押去集體屠殺。此外，美國人並脅迫大批中國婦女，組織「慰勞隊」送給日寇，以邀得日寇的歡心。南京居民金錫康曾在金陵女大文理學院，目睹美國人用卡車裝滿婦女，送往日寇的軍營中去。這就是我們的美國「盟友」在中國人民空前的苦難當中所扮演的脚色。

據調查，參加這次大屠殺的日寇部隊番號有：一九二六部隊、畑中部隊、豬木德川部隊等。罪惡彰著的法西斯匪徒松井石根、橋本欣五郎是這次大屠殺的直接主使人。這些匪徒在南京的罪行，（包括傷害、姦淫、劫奪、破壞等）共達二十九萬五千八百八十四件之多。全中國人民切齒痛恨這些罪惡滔天的劊子手，全中國人民一致要求用這些罪徒們的血來償還血債；但是現在，在美國強盜的羽翼之下，這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匪徒，不但逍遙法外，而且又在魔牙厲爪準備着新的屠殺了。這是中國人民萬萬不能容忍的。

日寇在南京活埋我同胞之慘狀 ↓

日寇在南京任意殺害我國人民



日寇欠下馬來亞華僑的一筆血債

陳健

馬來亞，這個伸展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分水處的半島國，曾被英帝國主義刮骨熬油統治了百多年，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國主義侵入後，又淪為日本法西斯的屠殺場。日本強盜在馬來亞統治的四年中，對馬來亞人民實行了空前的洗劫和殺戮。而對佔馬來亞人口百分之四四·八的華僑則肆行了曠古未聞的集體大屠殺。馬來亞凡是有華僑居住的地方都變成了日本屠夫們的殺人場。

(一)

二月二十一日，這個全世界反殖民地制度鬥爭日，在海南島海口市返國的馬來亞僑胞們，喊出了憤怒的聲音；他們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表示堅決反對美帝國重新武裝日本。

一位將近五十歲的割橡膠老工人徐松，他是最近被英帝誣指為「接近游擊隊」的「罪名」而逐出返國的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會在他身上施行過最慘酷的刑罰。他的右膝蓋上至今還留有一塊疤痕。他的弟弟徐松華，是一個務農的馬來亞華僑，被日本鬼子殺死了。徐松曾在馬來亞親眼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僑數不清的暴行。他說：一九四二年四月，在馬來亞北部的的港（一個村名），這個村莊住的全是華僑小商和工人，日本鬼子藉故該村附近的火車出軌，疑有馬來亞共產黨的活動，將全村兩千餘人全部殺光，並放火燒盡全村六百多間房屋。

27
出身在馬來亞並辛苦勞動了五十年的老工人，像被擠乾的檸檬一樣，他的兩隻粗乾而曲皺的手戰慄起來。他又在訴述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九四二年的某月某日，在馬來亞北部霹靂州怡保市的一件慘

案：日本人放火燒掉怡保市華僑居住區的四五萬間房子，並把一百多個華僑婦女和嬰兒投入熊熊的火燄裏，在開始的半個鐘頭內還能聽到被燒着的婦女的絕望慘叫和嬰兒的啼哭聲，後來就沒有一點聲音了。火燄以後，人們才從燒黑的土灰裏扒出模糊的婦女的焦屍。但還可以看出，在她們的懷中，是緊緊地抱着她們吃乳的嬰兒。

日本帝國主義侵入了馬來亞後，實行了法西斯化的準備滅絕華僑的「檢舉」政策。將大批所謂有「嫌疑分子」的華僑，集中在星加坡、吉隆坡、檳榔嶼等地方的露天廣場上，讓他們白天在炎熱的太陽下晒，（這是熱帶的太陽呵！）不給任何一點食物和飲水，夜間便進行審訊。審訊時施以各種慘絕人寰的刑罰：男人們用辣椒水從口、鼻中灌進去，直至受難者的肚子被辣椒水脹大，劍子手們用腳上去蹂躪，這些辣椒水又從受難者的口中、鼻中擠出來。或者是用刀割去他們的耳朵、鼻子，甚至割去生殖器，日本法西斯是想借此滅絕中國人民和華僑的。對待華僑婦女，強盜們用最殘酷無恥的刑罰審訊；他們一次可以用很多針刺在婦女的乳頭上，或是用鐵夾把她們的乳頭夾住直到夾爛夾掉為止。有時婦女們正在受審訊時野獸們的獸性發作，便把被審訊的婦女，抓住強姦，輪姦以至於死掉。據一位叫黃秀娟的僑胞說：在星加坡一個地區一次「檢舉」七萬華僑，但經過審訊後，其中便有五千名青年被捆至加東海濱一次殺死。加東海濱的水，被無故受冤者的鮮血染成深紅。另據一位曾在星加坡讀書的華僑王祚州說：當時星加坡某報刊登被屠殺的華僑，僅星加坡一個地方就有十萬人。

（二）

日寇侵入馬來亞後，華僑失去了做一個人的權利，每個華僑除去要領取「良民證」以外，出門還要領「通行證」。後來更進一步施行了十家連保制度，倘十家中有一家有所謂「違法」的事情發生

，其餘九家就要共同受到同樣的處分。那時日本人在馬來亞的每一道市街的十字路口，部站有崗警，每一個華僑走過，必須作九十度的鞠躬禮，否則即受拷打。喝醉了的日寇在街上任意戲弄華僑婦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強姦或輪姦。入夜，華僑居住區便充滿了「殺」的恐怖，許多華僑在夢中被赤裸裸的拉起來，用警車載去沒有緣由的進行審訊。日本強盜在華僑居住區實行了「三日檢查」「五日肅清」制度，僑胞被如此「檢查」、「肅清」至死的實無法統計。在馬來亞的任何一個地方和街道都可以看到日本人將成羣的華僑的手用燒紅的鐵絲串起來，牽着在人行道上走。這些被串的僑胞，很多是在街上走着被莫名其妙地串起來的。

(三)

居住在馬來亞的每一個僑胞的心坎上都刻下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這些血債；這血債是馬來亞華僑的子子孫孫不能忘懷的啊！但是他們的血跡未乾，孤兒寡婦還在英殖民者統治下的馬來亞的和馬來亞的人民一起為掙脫殖民制度的鐐銬而進行鬥爭的時候，美帝國主義又企圖把吃人的生番日本法西斯強盜武裝起來，使之再向死者的後代進行同樣的屠殺和毀滅。這是我們中國人民所絕不能容許的，我們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奮鬥，澈底粉碎美帝國主義這一新陰謀。中國人民的這一筆血債，是要劊子手們來償還的。

控訴日寇舊罪行，反對美帝新陰謀！

蘇廷範

遼東新賓的 肉坵墳

遼東省新賓縣鄭家村西邊的草地上，有一個很大的坟墓，裏面埋着被日寇屠殺的二十八個善良的中國農民。周圍各村的老百姓，爲了使自己的兒孫後代永遠不會忘記日本強盜屠殺中國人的仇恨，把它起名叫「肉坵墳」。

一九四三年五月間，日寇的「討伐隊」到新賓縣去「討伐」，結果在山裏被抗日聯軍打了個埋伏。日寇在敗興回走的時候，在路旁看見了幾棵野生的大煙，就想在中國老百姓頭上找是非。正碰上在地裏鋤地的農民趙麻子，鬼子就上去問：「你的家那邊？種大煙的那邊？」沒等趙麻子分說，鬼子就把他綁上。接着就把小西溝村子包圍起來，挨家搜查。全村十歲以上的二十八個男子都被綁走。並當衆把趙麻子裝在麻袋裏，活活摔死。他們被帶到鄭家村後，鬼子就抓人在村外挖了一個大土坑，讓被綁的二十八個人跪在坑周圍。鬼子就抽出刀來，像發瘋一樣，胡砍亂殺。有的還在哭喊叫罵着，就被推進坑去。第二天早上，有人從坑旁路過，只見坑上面的土還在動彈，因爲村裏駐着日寇和偽警察，誰也不敢去動。二十八個善良的中國人民，就這樣被埋進土坑裏。以後，當地老百姓就把這殺人場叫作「肉坵墳」。人們爲永記這一仇恨，會唱出一隻歌謠：「日本小鬼喪魔神，無緣無故亂殺人。佟家村一把火燒個淨，小西溝殺死二十八個人。家留老母和妻兒，天天哭望「肉坵墳」。受罪的日子何時了，誰能躲過肉坵墳？中國人民團結起，趕快參加抗日軍。」

三十四條人命

史澄清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三日（農曆）的一個晚上，日本鬼子侵入了我的家鄉。我和母親看到情況已經混亂，帶了一些被頭衣着，便匆匆忙忙逃出來。村上大部份人都都忍痛離開了，但還有一部份人丟不開家庭，後來，就被鬼子活活的戳死了！我和我的伯伯祇跑到離開家五里路的唐曹裏住下，因為在這裏可以隨時知道家裏的情況，進退都比較便當。

有一天，正當我們將吃晚飯的時候，突然看見我們村上濃煙四起，火光衝天。沒有多少時候，村子上逃來很多人，他們背着包袱，挑着担子，女人背着東西手裏還抱着小孩；臉上滿是汗珠。哭着說：「唷！不好了，日本人真來了，村上還有許多人不及逃避，見一個殺一個，我的兄弟逃了出來，又被東洋鬼子一槍打死了，我的弟媳婦抱了小孩兒跑不快，被牠們捉到了在桑地裏強姦，生死不明。我們幸虧往西逃，很快衝過了公路，鬼子打了幾槍沒有打中……。」

天色很暗了，公路旁許多村子都被鬼子放了火，燒得滿天通紅。大家斷定日本鬼子夜裏不會散開來，就約好了四個年輕人向東慢慢地摸索前進，到了離公路祇一里路的地方，有一條河相隔的村子上，這個村上大多數人都已經逃開了，祇剩下老年的男人、老婆婆和一個小弟弟伏在河邊的荒堤上觀看，我們也伏在堤上看著。

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一處又一處地起火，不時聽得槍聲和隱約的慘叫聲，以及日本鬼子的狂笑和拍手聲。就在此時，火光漸漸燒近我們，在強烈的火光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對岸。這時，一個可怕的慘無人道的場面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很清楚的看見有不少日本鬼子，追趕着想逃過這兩條河的人們，其中有三、四個鬼子在王家

祠堂西南面持着刺刀，迫令着七個村民，內中有三個正是我的親戚邢盛生的父子。鬼子逼迫着他們搬來一個大柴堆，在東北方王家祠堂的後面，有五個鬼子在輪姦三個婦女，這三個婦女正是那家的母親、媳婦和女兒。同時看見西邊河岸附近，有五六個婦女裸體躺着，有十多個鬼子正在進行獸性的輪姦。還看見有三個鬼子捉到二個姑娘，牠們猙獰的笑着，要想姦污這二個女孩子，其中有一個女孩子不肯受辱，舉手打了鬼子一個耳光，鬼子惱羞成怒，馬上拔出刀來把這女孩殺死了！

王家祠堂附近的柴堆已經堆好了，鬼子用火在四面把柴堆點燃，把這撮柴的九個男人都綁了起來，鄉人們已瞭解到將要被燒死，都大哭起來。這時東南面又來了幾個鬼子，牠們用繩子牽着七個鄉人，其中有兩個人已經被弄得半死。鬼子頭子喊了一聲，鬼子們即一齊動手，把我們的兄弟姐妹一個個的往火堆裏拋進去，「媽呀！」「爸爸呀！」悲慘的哭叫聲傳過來。三十四個人就是這樣活活的被燒死了！野獸們還在旁邊拍手歡笑……。

我和日本鬼
子是仇深似
海

劉振湘

講起日本鬼子殘殺中國同胞的事情，兩天兩夜也說不完。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在山東牟平縣城裏作鞋度生，六月十一那天，鬼子打進了牟平縣城，一進城就給老百姓一個「下馬威」，把牟平縣義和號洋鐵舖的勞金和小徒弟四個人，沒問清紅皂白拉到大街上像削蘿蔔似的就給劍了，然後把腦袋掛起來示威，並且嚇唬大夥說：「劍死的是八路，誰要知道八路在那快說，不然就殺頭！」這樣，每天都在全城裏搜查，把老百姓整的妻離子散。一天夜裏，咱們的游擊隊出來了，在老百姓幫助之下，抓去了不少鬼子和漢奸，鬼子更加瘋狂，在兩天之內就抓了三百多人，把這些人拷問過之後，又把這些人趕到牟平城外西南營子用機關槍給「

哪哪一死了。挨着我們鞋舖旁邊的雙聚興一共十一個伙計都被抓去打死了。鬼子先用機關槍把人掃倒，再用刺刀，不管死活每人兩刺刀。這些狗娘養的在牟平一帶不知殺了多少人，很多村莊都被他們給燒的光光的。這樣我就從牟平跑回了老家文登縣界石村去了。這時，鬼子是天天掃蕩，咱們附近的堡子好幾十個屯子，弄得連個豬鬃子都沒剩。我有一個弟弟叫劉振濤，他也在牟平街上作買賣，三八年七月櫃上叫他回家住家。他從牟平回到文登，正趕上鬼子出來「掃蕩」，到咱屯子一看，馬上就把他拉走了，說他是八路軍的探子。帶去了十多天也沒有信，隔了半個多月，聽別人說在嶺崙山有二十多個死屍，我去一看，他正死在那裏。死的那個慘，簡直麻牙，渾身被剝的光光的，胸口淨刀傷就有廿多處，耳朵被割去了一個，牙也給打掉了，手指頭也被剝掉了，看看那些死屍裏，有腦袋被砍下來的，有的是用火燒過的，有的用石頭砸死的，腦袋被砸的稀碎。聽那裏的老百姓說：這些人是從外邊幾個堡子抓來的，硬叫他們承認是八路，又逼他們舉發八路，沒逼出什麼來，就都被殺死了。三九年我到關外來的時候，一路上看見被殺害的人可多了；就像牟平西楊家市的道旁樹上，有的細着屍體，有的用釘子釘着的，一排就有十多個，身上剝的溜光，女人屍體據老鄉講都是被鬼子輪姦後殺死的。這些事情是我親眼看見的，我沒看到的還不知有多少呢！我和日本鬼子是仇深似海，咱要為我弟弟報仇，要為咱的鄉親們報仇，要為死難的中國人民報仇。

觀音堂的血

案

王繪春

一九四四年五月間，日本鬼子的魔爪攫奪了我的家鄉——寶豐縣。爲了逃避

日寇的殘害，我們全家就逃至縣西隅的一個偏僻荒涼的山窩裏，住在有個名叫觀音堂的小寨中。當我們到那裏時，看見很多逃難的人集結在那裏，我們都期望着，等待着國民黨軍把日寇驅逐走，回家安

居樂業，但反動派的「中央軍」竟狼狽地逃竄了。

我們在觀音堂寨裏第二天（陰曆四月十七日）的夜晚，日本鬼子來了，將寨圍住，整夜用砲、機關槍瘋狂的向寨內轟擊。寨內惡霸齊振海所組織的土匪隊，深知國民黨軍不堪一擊，爲着擴充自己勢力，劫奪武器，誤認日本鬼子爲國民黨軍，所以奮力還擊一夜。經過一夜的戰鬥，日本鬼子將寨子攻開。拂曉時寨內的土匪隊發覺攻寨的是日本鬼子，不是「中央軍」，他們就嚇得屁滾尿流，立即出示白旗準備獻禮，開寨向鬼子跪地乞降。

鬼子進寨後，就實行戒嚴，然後把寨內所有的人全都押到寨外。有好多老弱殘廢不能行走的或走慢一步的就被鬼子用刺刀戳死在原地，其餘三、四百人到寨外後，鬼子將我們男女分開，站在田野的曠場上。於是這羣不如野獸的強盜，對着我們這些毫無抵抗力的逃難者，野蠻的、兇惡的發洩他們的獸慾。他們把女人的衣服撕開來搜索東西，有的女人還被脫光衣服赤裸裸的站着，有七八個年青女人被拉走強姦，他們一次兩次三次……搜索金錢、鈔票，當所有的金錢搜去後，野獸們像發了瘋似地對我們進行屠殺。我親眼看見我身前幾十個人死在它們的刺刀下，躺倒在血泊裏，有的還在痛苦的掙扎着，呼號着、呻吟着。有一個同胞因未被刺中要害，他坐起來了，又被獸兵一脚把他踢到山溝裏，用大石頭推下去砸死了。

我的父親也就是這次日本鬼子進攻時第一個被槍殺的；其餘死在我父親旁邊的有七八個人都是用刺刀石頭弄死的。

死人填滿了

一井

趙 愛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舊曆）那天，天剛抹亮，前半夜停止了了的槍聲又響

起來。誰知國民黨匪軍前半夜虛招（打）了一會，扔下軍麥車、子彈庫，抓走車戶溜了個乾淨。因為年青人都到山上躲兵了，俺黃劉莊三百多戶，在家的都是些老婆老頭和一些掛家未跑的婦女，還有些是前幾天從別處逃來的；俺是絕戶頭（沒有兒女），早五天我就催着老頭（丈夫）跑啦，就撇我自己，天天受國民黨匪軍的捶打臭罵。前半夜鎗一響，我吓的迷迷糊糊的跑到隔牆那法聚家，他家早跑光了，我藏到耳房，槍一不響接着就是一陣打罵聲、呼喊聲、狗咬聲亂成一片，停了一會跟着就是砸門聲、哭叫聲，街上亂成麻啦！我爬門縫上一看，街上着火啦！子彈庫也着啦！響的跟拉火鞭（爆竹）一樣，我正要拐回去，我的門可叫龜孫（日寇）踹開啦！他們把我拖到常院，比劃着叫我脫掉衣裳，我一跑他們就用石頭砸我，沒砸着，又拿刺刀扎我，我總算躲過了。

天小晌午時候，門口黃遂義他娘也溜到法聚家裏，也是幾天沒有吃過一頓飯，餓的不行，俺倆商量着，總是個死，破（拚）上老命也得弄點飯吃，一出門就見它們把三個牛拴到樹上，一塊一塊割着肉燒着吃，把牛割的牟牟叫；軍麥車也點着火，剩下的兩個車戶也叫扎死啦！他們還在滿街逮豬捉雞子的亂搶。

晚上，它們把年輕點的女人弄到一個屋強姦。後街陳五妮她娘，五十多啦！日本鬼見她先拍拍屁股，她不懂得是什麼意思，他們就在灶火屋裏撕掉她的衣裳，先割掉奶，又用刀穿死。南街尙大堯的閨女叫拉到山坡強姦二天，謝清壁他女人白天被脫光衣裳輪姦，兩頭謝亭胡院裏扎死十二口（別處跑到他家的），趙老溫和他孩爺倆沒跑脫，撞着鬼子也被殺了，黃建林、辛木林被殺在寨外小河盆邊，西寨外大路兩沿柿樹園裏殺了十五、六口，牲口連殺和牽走的有二十多個，鷄豬鴉鴨都殺光了，棹椅板凳、門板家具也多被燒了。十二日下午鬼子們走了，幾乎家家戶戶的案板上，鍋裏都扇上了屎。

十三日清早，我放心不下，便到離俺黃劉二里多的靈武山去找俺老頭，走到楊溝，老天爺！半里

一道溝，都死滿了人，隔不幾步就有三個一堆五個一堆，有的繩子還拴着，王魯塚一個井七、八丈深，被殺的填滿一井，一塊地裏，一根繩穿着殺死的就有二十三個（大都是四鄉跑去的）。天晌午我找到離楊溝一里多的李白寺，才在洞裏找着他，他頭上被打兩個窟窿，腫成斗大，混身打的烏黑，早暈過去了。

開水 煮人

王保林

抗戰時候，新四軍推進到我的家鄉——阜寧東邊的阜東縣（即現在的濱海縣），人民政府建立還不久，人民受國民黨反動派及日本鬼子的災難，還沒有根除，又遇上海嘯，因為修海堤的錢被國民黨反動派的貪官污吏攔到自己腰包裏去了。人民政府成立以後，馬上就領導羣衆，開始搶修海堤。在海堤還沒有修好的時候，日本鬼子又來破壞了，並將領導修堤的當時八巨區區長陳震東同志捉了去。鬼子用酷刑拷打陳區長，灌了辣椒水不算數，又用一磨尖的鋼絲戳進他的手，用繩子吊起來，鬼子就拿着鋼絲亂戳他的身體，從手頸戳到肩膀，從肩膀戳到大腿，把陳區長活活地戳死了！這是我親眼看到的日本鬼子對待中國人民的酷刑，我永遠不會忘記！

又有一次，在漣水縣的一個市鎮裏，鬼子將逮去的中國人統統像豬似的捆在一起，押在一個燒得滾開的熱水鍋的旁邊，鍋旁邊有像旗杆一樣的木桿，將捆好的一個人吊在木桿上，把這個人隨意放進滾水鍋裏，又把他拉起來。這時，鬼子便拷問被吊的人，拷問後，無論你說什麼，總是慢慢地將人放進滾水鍋中，一次、兩次，眼見被迫害者就這樣漸漸的燙死！當受刑的人被滾水燙得要死去的時候，鬼子就將他吊起來，叫人死活不得，並說這叫做「燙豬」！

鞍山礦工的 災難

張壽先

我是那些在日寇鐵蹄下生活了十四個年頭的東北千百萬個青年中未死的一個

一九四五年春，正是日本鬼子在東北完蛋的那年，當時我只有二十歲，日本鬼子爲了殺絕東北人民，在那年止抓人抓的特別厲害，說是上煤礦抬煤，但被抓去的人大部份都不見回來。我們全家七口，靠着我做木匠和哥哥當教員來維持生活，那知道，勞工攤到我的頭上來了，沒辦法，不去也不行，當出發前的一晚，我的兩個弟弟圍着我哭了半夜，因爲父母很早就死了，我這一走他倆也沒依靠。

第二天由村裏僞警察押着安縣。勞工剛一出村，滿村都是哭聲（因警察在跟前不敢哭）。勞工到縣裏連腳都沒站穩，馬上裝入悶罐火車，車門一鎖，驢頭驢腦的火車就開了，足足走了一天一宿才停下。下車後大家見到「鞍山」兩個字，很多人哭了，過去到鞍山去的人十個中總有七八個回不來。

接着我們被日本鬼子趕到礦場裏去抬煤。三個勞工一組，由一個日本鬼子拿棒子守着。抬煤時不管個子大小，裝多少抬多少，抬不動就打，走慢了也不行。每天是兩頓飯，早飯每人一個窩窩頭（有四兩重），一碗稀粥，晚上兩碗稀粥。日本鬼子還說：「晚上吃窩窩頭沒有用，睡覺不消化，容易得病」。這種非人的生活過了兩個多月，我們去的一千三百多人，只剩得五百來個了。有病不給治，還說裝病，日本鬼子拿着火棒子把病人趕出去跑步，不跑就打。他們說：中國人奴隸性，不打不行，就這樣不知弄死了多少人。有一個姓王的勞工和日本鬼子吵幾句嘴，叫日本人活活的給扔到骸炭爐裏燒死了。勞工們只是暗地流眼淚。在四月間我有病了，起先不敢躺下，怕挨打，後來實在支持不了，經日本人看一下說是鼠疫，不行，得隔離。馬上抬到一個空房子裏，房子裏還有十多個人，門用釘子

一釘，不准外人照顧。和我一起來的勞工眼淚汪汪的看着我沒辦法。在這屋裏的人不給治療，也不給飯吃，死了拉出去就埋。兩三天後，我病好一點了。有一個姓李的勞工，爲了偷偷送一碗粥給我吃，叫日本鬼子打了一頓。又過了兩天多，日本鬼子往外拉死人，我央求了好半天，才算把我抬出來，得了活命。一起去的勞工們瞞着鬼子給我買藥吃，病漸漸好了，又得去場子裏抬煤。這時已六月天氣，大家還穿着破棉衣幹活，發的那件更生布單衣不到一個月就壞了（因不是棉紗織的，是柞樹皮紗織的）。住的蘆棚，一下雨漏的滿地都是水，很多人長了疥瘡，一天到晚挨打受罵已成了勞工們家常便飯，每個勞工隨時隨地都有死亡的可能，大家就在這樣暗無天日的生活中熬煎。

我這傷是日

本鬼子留下的

我在武漢淪陷時期，受過萬惡的日本鬼子兩次殘害：

艾澤江

第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當時我是個貧農在黃陂鄉下種幾畝田過活，因爲那年是個大旱年，沒得法只得向親戚朋友借了九十元，從漢口販紙到禮山縣四姑墩去賣，陰歷五月十八我們同伴十五個人，到四姑墩落在李齋公飯店，這天晚上就遭了日本鬼子的毒手！

黃陂河口鎮的日本鬼到四姑墩來打虜，把我們十五個人和李齋公與另外兩個客共是十八人，捉魚串蝦樣用麻繩細起手脚弄到王店，在一家大院子裏，堆貨樣堆在一起，餓了一夜蚊蟲。第二天一早什麼話也沒問，幾個日本鬼就用大竹掃帚抽過去打過來，輪流鞭我們，鞭過又用吊黑魚的大鈎來鈎我們的鼻子，每個人都被他們打得死去活來，滿臉滿腦殼都是血。這樣還不算，打過後又把我們堆到門外的大草場上烤太陽，要我們渴死暈死！下午才又把我們拖到黃家樓一個什麼大隊部去，丟在臭氣沖天的馬房裏。日本鬼子并且用刺刀來刺我們，刺完還來抽緊我們手腕上的細麻繩，麻繩細進肉，肉爛細

到骨頭上，一緊就痛進心肝，比死還難過，至今，我這後腦上還有日本鬼刺刀刺的傷癥，手腕上還有麻繩細的傷痕，這些使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這天下午，牽去兩個人審問，第三個就輪到我，日本鬼把我倒起按在門板上，嘴裏用木塞塞住，用水吊子向我鼻子裏灌水，把我灌死過去又用腳踏我肚子活轉來，一共灌了兩次，硬要我招認是新四軍便衣隊。後來我才知道日本鬼子是要勒索我們半斤鴉片煙土三百六十塊日幣，等我們傾家蕩產把這數目湊攏，就都放出來了。

第二次是第二年十月的，因為連年荒旱，又只好湊錢出來跑小生意，我到漢口小夾街買了一担紙，逃過日本鬼子的重重關卡，挑到姑嫂樹不料又碰到一隊日本鬼子，他們把我和幾個同伴，關到一家旅館裏，腳踏在我們後頸窩上，用大扁担打還不算，又放出大狼狗來咬我們，把我的衣服撕爛，大腿上的肉咬脫，弄成一個血人。等這些強盜們把我們虐待得够了，才放我們走，這一回是我家裏人用竹床把我抬回去的，躺了兩個多月才復原。

陶雲熙

日本鬼子遭 害我家破人

亡

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九日的那天，天還未亮，日寇到了我們村上，大家都還熟睡未醒，却不料大禍已經臨頭！日本鬼子首先打開了每家大門，把所有住在屋裏的人完全像小鷄似的趕到場地上，有的人衣裳來不及穿，稍慢一點的就挨上一槍柄，男歸男，女歸女的押成兩起，然後在村莊上開始掠奪，並且開始了獸性的火燒毒打！一個個點卯似的，第一個就點到了我，喊到一間空屋子裏，不問情由的就把我吊到樑上毒打，鬼子們又拿了少稻柴點上了火向我下身燒，衣裳燒破了，火直向肉裏鑽。當時真是喊娘不得，呼爺不應，喉嚨喊啞了也無人敢救，越是喊

得要命，越是燒得起勁，燒到後來，人事不知，昏了過去，忽然「哐」的一聲，繩子斷了，我從樑上跌下來，跌落兩個門牙，身上的肉一塊塊被燒得像肥皂泡一樣腫起來了，立足不住，就躺在地上。日本鬼子看了反而哈哈大笑，那班滅絕人性的日本鬼子真把我們中國人不當人看待！當時同樣與我遭到大燒毒打的共有二十多人，當場和隔日便死去的就有三人，餘下的都躺了一年和半年才好。

在我受傷臥病時，我的爸到上海來買藥給我醫治，在車上一不留心，被日本鬼子從車廂裏推到車下，跌了一交不算，還被打二記巴掌，在又氣又急的情況下，跑到家裏，臥床不起，幾個月後就活活的急死！我的姐亦爲了我的病，東奔西跑去求救，受了冷雨，不久亦病死了。賸下十一歲的弟弟被迫送到無錫去學生意，家裏的人死的死、散的散，田地也荒蕪了，我自己躺了一年多，背了許多債，到五年後才還清。被燒傷的疤痕現在還在，每到陰天落雨，就覺得骨痛腰酸，重工作不能做。

我爹屍首上 成了馬蜂窩

高青海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那時候我才七歲，可是我清楚地記住這一天，我父親在公路上破壞日寇的軍用電線，被敵人逮住。那些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把我父親的手脚用鐵釘釘在一個十字形的木架上，在左右肩上，還用鉛絲對穿過紮起來，并叫大家去看。

當天晚上，我和母親偷偷地爬過鬼子營房的圍牆，進去看他，同時把白天賸下的糧食做了饅頭帶給他吃。兩人輪流地把饅頭和水送進父親嘴裏，我們的眼淚往肚裏嚥，低聲的嗚咽也不敢。

一連去了六天，在最後一個晚上，父親對我們說：「明天你們不用再來了。」我和母親聽了眼淚直滴。父親說：「不要哭，我爲了全靖江的老百姓，死了也光榮！」第七天晚上，我們還是去了，荒場上不見一個人，祇剩下那個木架子，架子上染滿了鮮血。以後，一個捉魚的老頭子告訴我們，在河

裏尋到了父親的屍身，屍體上佈滿了馬蜂窩似的刺刀洞。

家裏沒有一粒米，連棺材也買不起。喪盡天良的日本翻譯勾通了地主，又把我們攆出了家。我們從此就討飯過活，住在後街的土地廟裏。兩個月後，母親另嫁了人，我就孤苦地到處流浪，做了和尚。

幸虧革命的隊伍解放了我，使我脫了袈裟在自己的軍隊裏，拿起復仇的武器。我就要用這個武器告訴美國強盜：「我們堅決不允許你們武裝日本的陰謀實現！」

我兒子是叫

日寇拿藥水

毒死的

趙依水

這批殺人的強盜是想盡了辦法來害咱們中國人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裏，日本佔了我們家鄉（福州）以後，下了一道命令，說是要「保障住民的安全衛生」，凡是有病的都要用藥水消毒，其實那裏是消毒，分明是在你全身塗上藥水毒死。它是要消滅中國人種呀！命令一到，鬼子們馬上挨家挨戶來搜查，不管有病沒病都被拉去，很多的男女老幼就這樣被他們活活害死了。我連夜和兒子將病着的丈夫送到西門外梅村山上親戚家避難。算是躲過了這一關。但我的丈夫，兒子終究還是逃不出魔鬼們的毒手！

有一天，我兒子，大寶賣餅回來，腿上被日本鬼的狼狗咬得鮮血淋淋。大寶說：「日本鬼子故意放狼狗來咬我，我躲避不了被狗咬了，日本鬼子却哈哈大笑地牽着狗走了。」爲了全家要活命，第二天大寶跛着腿還是要去賣餅。誰知道這一去到天黑不見回來，可憐我又不敢到街上去查問，我一夜沒有睡着，担心着兒子的安全，睜着酸痛的淚眼望天亮，心裏焦灼得像着了火。天一亮，我躲在門縫裏望兒子回來。等了很久，遠遠的望見兒子拖着跛腿，艱難地走回來。天啊！他那裏還像個人樣了！臉色發紫，身

上只剩一身單衣，軟弱無力地拖進了家門，立刻倒在我的懷裏。我看著兒子這種情況，心裏真像刀割一樣！急急地問他：「兒呀！你怎麼啦？」他歇了半晌，才斷續的告訴我：「媽，鬼子把我害了……；鬼子看見我跛着腿，硬說我有病，要用藥水給我消毒，把我拉了去，渾身倒上毒藥水，痛了一夜。清早，他們看我沒用了，就將我踢出來……；媽，我死了你不要難過，要給我報仇！」我趕緊將兒子連拖帶抱地放在牀上，解開兒子的衣裳，只見他滿身紅一塊紫一塊的潰爛了，沒有一塊好肉，我想用水將毒洗淨，那裏行呢？就在那天晚上，我的兒子痛苦地死去了。我那有病的丈夫，知道這個消息後，病勢更沉重，不上十天也死了。從此只剩下我這個貧病交迫、孤苦伶仃的老太婆，挨飢受凍的拖過了這十年。

爹的血染紅了我的衣裳

陳大根

我是內鄉城關區人，八歲時媽去世了，家裏只有我和爹爹兩口人。我十二歲那年（一九四五年）蔣介石不抗日，他的隊伍沒聽見槍響就跑了，結果日本鬼子不費吹灰之力就佔了內鄉。因為我家窮，一沒錢，二沒吃，跑不起「反」，即令跑出去也是張着嘴餓死。爹打定主意不跑了，俺爺倆就在家廝守着。誰知三月二十一日早晨，一個鬼子從趙店坡上下來，端着槍一直走到我們住的茅草菴裏。我們正吃着從地裏摘來的青豆角，鬼子要爹給他們找東西吃，還要他領着去找女人。

爹是個硬性子人，不管鬼子的氣色好壞，就大聲說：「你沒睜開眼睛看看我們都沒吃的，上哪去找東西給你們？全村人都跑光了，那裏還有花姑娘？你們都是些駝馬畜牲沒有一點人性。」這一下算惹下禍事了。鬼子楞起三角眼，不由分說，朝我爹腰裏踢了兩腳，爹也紅眼了，回身想拿切菜刀和敵人拚，不料被鬼子看見，一槍把爹的頭打爛，倒下去了，血流了滿地，腦子被炸得粘在門框上。鬼

子又把我一脚踢昏過去，倒在爹的屍身上，爹的血染紅了我的衣裳。鬼子臨走還不解恨，又在爹肚子扎了幾刀，在我腿上戳了三、四下，還搬塊石頭朝着爹頭砸下去。

五年多了，我現在已十九歲了，一天沒有忘掉這些仇恨，腿上的傷痕使我不能平息這些仇恨。我已參加了解放軍，我要報這筆血仇！

媽媽被強姦， 弟弟被刺死

陳保

一九四五年正月十五晚上，我們村子叫日寇給包圍了，我連滾帶爬的鑽到門後頭草堆裏，我媽來不及藏起來，大門就叫鬼子踢開了，當時三個鬼子就把我媽糟蹋了。我的弟弟才三歲，也沒逃出這些沒人性的野獸們的毒手，鬼子們拿刺刀把我弟弟戮死之後，挑着扔到門口，我看見這樣，連嚇帶氣的就暈了過去，過了不知多少時候叫烟給嗆醒過來，原來日本鬼子臨走還放了把火，幸虧街坊們都跑來救，把火撲滅了。我爹也叫鬼子抓走了，一直到今天還沒消息，我媽在被姦污以後就跳了河，一家四口，幾個鐘頭叫日本鬼子禍害的就剩了我一個十四歲的孤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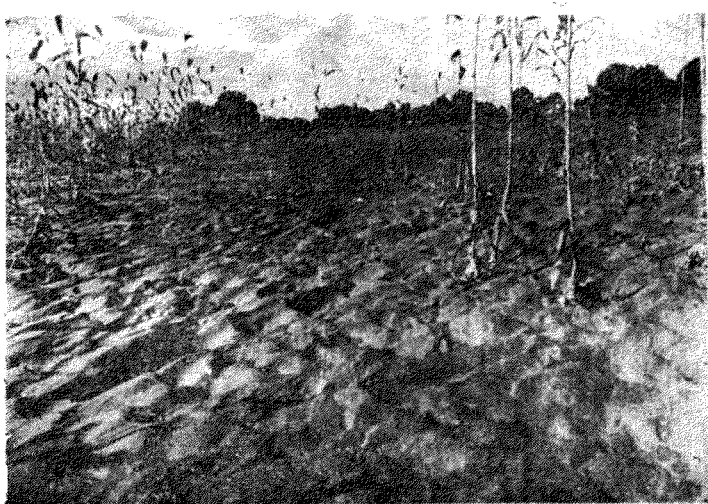
張樹清

堅決反對美 帝武裝日本， 爲我的父 母和嫂嫂報 仇

一九四一年八月，日本鬼子在河北省大掃蕩，我們村裏的人都跑到村西邊山上去藏着，鬼子一直禍害了三個月，把東西搶得精光，看不見人就燒房子，村裏一天到晚不斷火，我跟我爹、媽、哥哥、嫂嫂躲到山溝裏，摘些野菜野菜的當飯吃。後來鬼子「掃蕩」的情況鬆了點，我和哥哥偷偷回了趟家，看見自己的三間房燒成一片焦土，我爹聽見這信，又急又恨，幾天就死了，山上也沒有地方找棺材，好歹的刨了個坑

就埋了。我媽也急病了，說死也要回家。鬼子走了以後，娘兒幾個回到村裏搭了個窩棚住，誰知道沒幾天鬼子又回來了，我媽病的不能動，嫂子跑到半路上就跑不動了。等我跟哥哥回來的時候，看見嫂子倒在牆腳旁邊，滿身是血早就死硬了，我媽沒幾天也死了。

我家一共五口人，日本鬼子就給害死了三個，這個仇我到死也忘不了，現在美帝國主義又要重新武裝日本，再來遭害咱們中國，我要拿緊槍桿子，保衛咱們中國，我要爲我死去的爹媽和嫂嫂報仇！我要爲全中國和朝鮮被日寇、美帝殺害的人民報仇！



一九四二年日寇永滄冀中，水退後災區的一角。

水淹冀中平原

秋季，正當冀中的永定河、子牙河、滹沱河、大清河等河流漲水時，日寇爲了企圖達到涸死我冀中解放區抗日軍民的血腥目的，在一九四二年的七月間，就會在河北中部的白洋淀決堤一百廿八處，造成了空前的大水災。使冀中廣大平原汪洋一片，大水從七月到十月歷時三月不退，淹沒了千里廣闊的田園、村莊，使一千五百萬畝的田地秋收全被大水淹沒，受到水災災害的有卅五縣，一萬六千間民房被沖毀，人民財產損失總達一億六千萬元以上，在這一日寇暴行中，使冀中二百萬以上的人民無家可歸。

日寇轟炸重慶暴行

「五三」「五四」大轟炸

是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三日中午，和煦的陽光正照耀着這寧靜的山城，忽然發出空襲警報，當時這座一百餘萬人口的城，還沒有防空設備。發出了空襲警報不出兩個鐘頭後，廿多架塗着太陽徽的敵機，侵入市空，向號稱銀行街的陝西路及商業場小什字一帶投彈達半小時之久，東昇樓警察所所轄的廿七條街道有十九條遭轟炸，其餘也無一完整的。東昇樓所後面有一黃姓老漢過七十大壽，親戚兒孫正在爲他拜壽，一顆炸彈投中黃姓屋頂，炸後的壽堂裏，只留下一堆瓦礫和肢體不全的屍體。望龍門外的太平橋洞下堆滿了婦女和嬰兒的屍體，一個嬰兒口含母親的乳，躺在血肉模糊的母親屍體旁哭泣的使人心酸落淚。交通警察羅鵬飛，被炸得粉身碎骨，收屍時，只找到他佩的領章。中山公園被炸殘了的樹枝和電桿上，像掛水鹽菜一樣的掛着人肉，鮮血染遍了中山公園。人體的血還沒有乾，斷牆繼續在倒塌，第二天——五月四日，敵機又向以都郵街爲中心的繁榮商業區投燃燒彈，燃燒後的繁榮商業區，只剩下一片磚瓦和燒焦的屍體。

全城大火

日寇三個月滅亡中國的梦想幻滅了。中國人民抗日情緒愈來愈高，敵後的解放區日漸擴大，敵人的泥足愈陷愈深，於是它採取了所謂「閃電」戰術，想很快拔出泥潭，結束戰爭。日以飛機百餘架，

日夜輪流着來轟炸重慶——這就是所謂「疲勞轟炸」。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敵機一百七十架，侵入市空投擲大量燒夷彈，只是下半城就有四十多「火頭」，到處火舌數丈，血紅的火色交織成一片火海。難民扶老携幼，在迷漫火煙中逃命，熊熊烈火，阻擋他們去路。自來水管炸毀，消防人員從河邊取水撲火，餘火蔓延至一週始告熄滅，燒焦了的廢墟，黑紗似的覆蓋了半個山城。

大隧道慘案

敵機疲勞轟炸時，腐朽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忽視民命所造成了舉世駭聞的大隧道窒息慘案，死亡的正确數字，反動派畏罪沒有讓統計公佈。據當時參加道內搬運屍體的清潔工人高文德說：「廿部（輛）大汽（卡）車，載了一天一晚才搞完。」運屍車分由朝天門、臨江門、通遠門三路輸送，光朝天門就運了四千多具，據當時目視這慘况的高義臣說：「我估計起碼有兩萬人，死的樣子可慘了，老的、小的、一張張可怕的臉，每個人的衣服都被自己撕開了，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們死去時的痛苦的情景來。因爲人太多了，反動政府不准人去領屍，把他們都搬運到朝天門沙灘上，挖了幾個大坑，埋在裏面，不久水漲以後，連這些埋葬的地方也找不到了。」較場口大隧道附近許多人家都是全家遇難，慘案發生後，附近許多商店好久都關着門，因爲一家子都躲在洞裏悶死了。

轟炸重慶人民的炸彈是美國的廢鐵

日寇的暴行當時會受到美國的支持，炸死中國人民的炸彈是美國「廢鐵」造成的，轟炸重慶敵機使用的汽油是美國供給的。這種助紂爲虐的行爲，連當時僑居中國的美國人梅福林、傅維德、費吳生

也曾經因日機濫炸市郊市民區及文化區（重慶大學、復旦大學均遭慘炸，主編文摘的名教授孫寒冰被炸死），屠殺平民，致電美政府電文中寫道：「……傷心慘目，非筆墨所能形容，日人所以能進行此種屠殺工作，全係美國繼續以煤油「廢鐵」運往日本之故。三年以來，美國作此不正當之貿易，遂使中國人民痛遭摧殘」。

控訴日寇細菌殺人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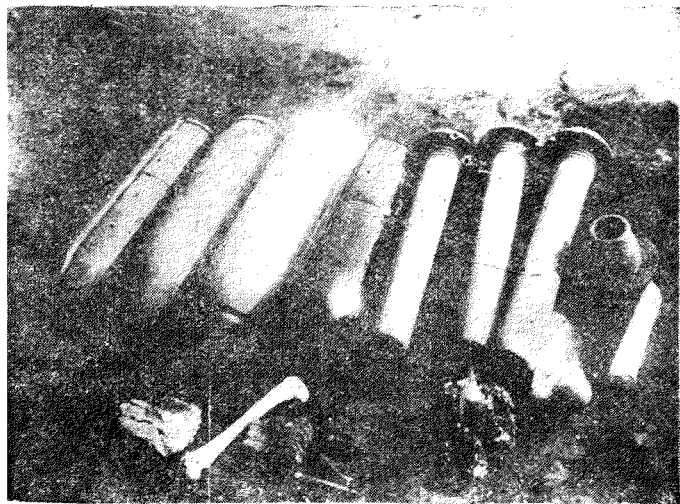
日本法西斯這一支野獸般的侵略軍，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破壞國際法的規定，慘無人道的使用毒瓦斯、細菌來毒害我國人民。

一九四〇年，咱們在華北敵後發動轟動中外的「百團大戰」時，日本鬼子前後就用了十一次毒瓦斯，當時八路軍有八個旅級幹部和一萬多官兵都中了毒。

一九四二年，日本大戰犯岡村寧次對我冀中解放區發動大「掃蕩」，要想摧毀冀中人民的地道戰術。五月廿八那天，鬼子在定南縣北垣村發現了地道口，當時就用毒瓦斯把躲在地道裏的八百多老百姓全都毒死了。

一九四〇年十月廿二日上午七時半在甯波，鬼子把細菌摻到麥子麵粉裏頭，從飛機上往下扔，麥子有不少掉到房上的，正趕上下午下大雨，都沖了

日寇使用的細菌炸彈和被害的人骨。



下來，好多人都看見裏頭有許多像跳蚤似的小紅虫。廿九日，三十一日接連就有好幾個人害急病死了，隨後又有好些人得同一樣的病，發高燒、頭疼，據醫院裏診查說是鼠疫，死的人很多，光一個區裏就死了一百十七個人。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早晨，日寇飛機在湖南常德上空散佈鼠疫病菌，根據極不完全的統計，受鼠疫毒膏的一共有四百多人，全城疾病流行。第一區永安街居民楊吉祥說：「我的房屋家墻在一九三九年就叫鬼子全給炸光了，四一年散佈毒菌，我母親中毒，六天就死了，我的小女孩才四歲，跟他奶奶睡，當天晚上也死了，弄得我家破人亡，叫人怎麼不傷心呢？」

日寇兇險的毒化政策

上海一地受害者即達五十萬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孤島上海全部淪於日寇魔手。一九四二至四三年間，由於日寇全面推行煙、賭毒化政策，某一冬天最冷的時候，曾有過一天五百人倒斃街頭的高紀錄。這些人都是形銷骨立，癩痕遍佈週身的白粉鬼和老槍。

燒殺擄掠和毒化腐蝕，是日本法西斯殘害中國人民的兩隻毒鉗，其中尤以毒化政策最兇險。據估計，抗戰期間，上海市民受日寇毒化政策腐蝕的在五十萬人以上。

孤島形成之後，正常的市面冷落了下來。食米和一切民生必需品被日寇所統制，使廣大市民掙扎在「白色恐怖」中覓隙求生。可是在滬西，由於越界築路的關係，日寇首先指使漢奸、地痞、流氓開設賭台，製販毒品，造成這塊地方城開不夜的「黑色繁榮」。一九三八年日寇直接支持下，偽「大道市政府市長」傅筱庵、「警察局局長」盧英、「滬西特區警察總署署長」潘達等先後負責其毒化政策的執行。由此，隨着太陽旗和「皇軍」馬靴、刺刀而來的是煙館、賭台的到處林立。在滬西，以華山路為界至長寧路（包括法華鎮、曹家渡、兆豐公園等越界築路地區）開始發展起來。極短時期內，滬西賭台就從六家增到廿一家，在賭場內並公開買賣煙土，供應賭客吸食。其後成為日寇公開販毒主要機關的「宏濟善堂」，那時已經和偽「大道市政府」同時成立，在現在新亞飯店辦公。日寇當時為了鼓勵地痞流氓製販毒品，竟派遣日本浪人親自把售毒「執照」送到滬西的「燕子窩」裏，進一步又

除賣煙土，不要捐費，不要保人，日寇爲了達到它殘害我國人民的目的，其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就在日寇這樣積極的扶植下，以前原是偷偷摸摸幹的渣滓都竄了起來。三八年初，兩月之內滬西特區設立土行不下三十餘家，都領有日本照會。從此，善良的市民怨聲載道，特區變成黑區了。

「一二·八」之後，各租界地區也爲日寇所控制，毒化政策又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煙、賭「南北二市」猛然抬頭。「八·一三」事變後，屬集南市的難民在「一二·八」前一年已逐漸疏散，南市九畝地頓時變成了特殊市街。露香園路、晏海弄等處，除了人山人海「綠寶」、「永安」兩大賭窟之外，每一條曲折複雜的街巷都散佈着無數的售吸所、「戒煙所」、談話室、土膏行和小押當。鴉片煙的氣息飄蕩在每一條弄內，較大的煙館如「品香樓」、「快活林」等處還供有燒「花煙」的小姑娘，這完全是在日寇的通盤策劃下，毀滅我國人民的銷金窟，在它下面，八年來不知製造了多少血淚的事實。當日寇在滬西達到初步毒化的目的後，轉即加緊以販毒、製毒爲榨取我國人民財富的工具了。這時「執照費」已由日寇傀儡「上海戒煙局」徵收，並依營業範圍的大小苛索特別捐稅，每月十萬至數十萬元不等。「寓禁於徵」的另一作用是造成了房荒，出租給賭場、典當、煙窟的房屋租金增至戰前的三百五十倍。在這種情形下，有許多人挖頂不到房屋，而所有這些額外剝削，最後必然轉嫁到「黑籍」市民身上去。最盛時，估計南北兩市土行有一六〇家（領照公開的七十餘家），燕子窠據估計在千家以上，煙民在三十萬人上下。在蓬萊路「戒煙局」領取執照的煙民即有數千人，每人每年繳納二十四元執照費，繳後便特許在家中吸食。而進出中區著名鴉片旅館（中南、中央等）和南市燕子窠的吸客每天約四、五萬人之鉅，社會風氣日趨墮落，盜案叢生，這就是在日寇毒化政策的進攻下，我市民階層所遭受的悲慘災害。

日寇的毒化政策在上海，遠在一九三二年就開始了。首由日人阿部與漢奸吸毒犯陳坤元（後入日

本籍，現逃港）合作，由阿部負責白粉的製造，在太平弄設廠製毒，當時在滿庭坊、東新橋菜場等地方初次出現了吸白粉的人。「八·一三」之後，日寇毒化政策就直接交給了「宏濟善堂」。

「宏濟善堂」在上海淪陷八年裏，負責爲日寇供應了上海所有土行、製毒廠的原料。整個日寇華中販毒製毒統由其壟斷，分支機構遍佈寧、蘇、錫、嘉，把毒品帶向淪陷了的農村。上海總堂設金神父路廣慈醫院對面，是一幢建築華麗的花園洋房，組織龐大，有週密系統的保護制度和運輸制度。有職員百餘人，內日籍十餘人負主要責任。除各地設分堂外，並有「視察員」下鄉「勘察」毒化情況。當時江灣、虹橋一帶的毒品製造廠，所有原料統由宏濟善堂配售。從華北裝箱運滬後即裝至楊樹浦某倉庫待銷。經常每次在兩萬兩烟土以上。解放後，爲我公安當局所破獲的江灣路林耀東（日人，現逃港）農場製造白粉案，據各犯供稱：該廠所用原料亦由「宏濟善堂」向日軍當局直接由關外運來的。每一大包內有十件，每件一百三十八兩。每件烟土上均貼有「偽滿洲國」及偽「蒙藏」等印花。

毒化政策是日寇有計劃地推行的。各地日寇軍憲機關負有保護運毒的任務。上海日軍最高軍事機關「登部隊」主要軍餉來源之一就是各製造廠的護送費。江灣林耀東農場運送毒品的汽車均貼有「登部隊」的軍用照會，雖遇緊急戒嚴，在馬路上也可以通行無阻。「登部隊」並發給該廠四個主要負責人的自衛手槍。

上海「私」煙販最主要是通過無錫日寇憲兵隊，自北方運貨。自一九四一年開始，該隊長松本及長春（軍曹）、西山田（伍長）即組織由北京至上海的大規模販毒，每月常達五千兩以上。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四個月，該組織還向上海等地密幫兜攬交易，充分表現了日寇的用心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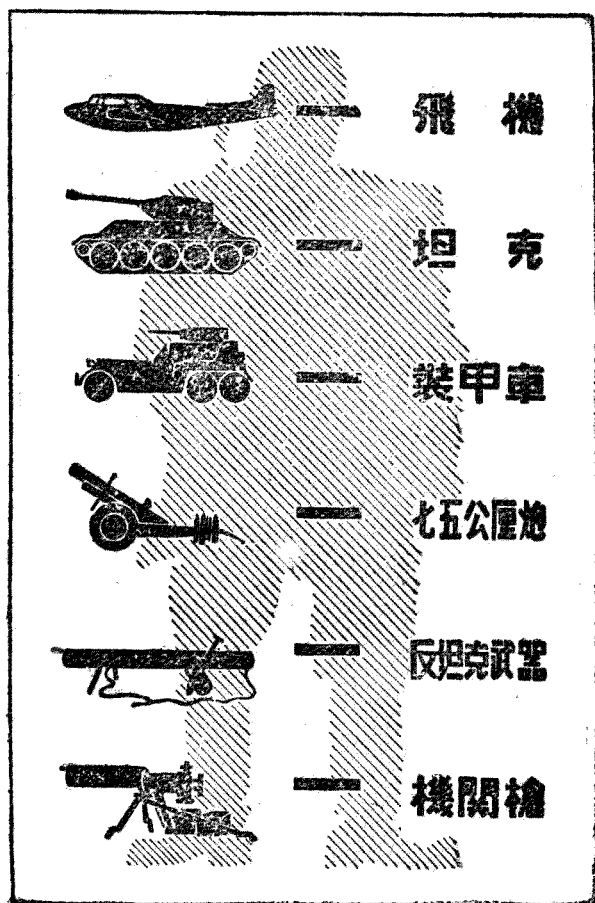
隨在日本強盜的飛機、大砲、刺刀後面的毒化政策，是要我們亡國滅種的狠毒的陰謀！

美帝非法武裝日本

王俞正
樹
紀恆威編
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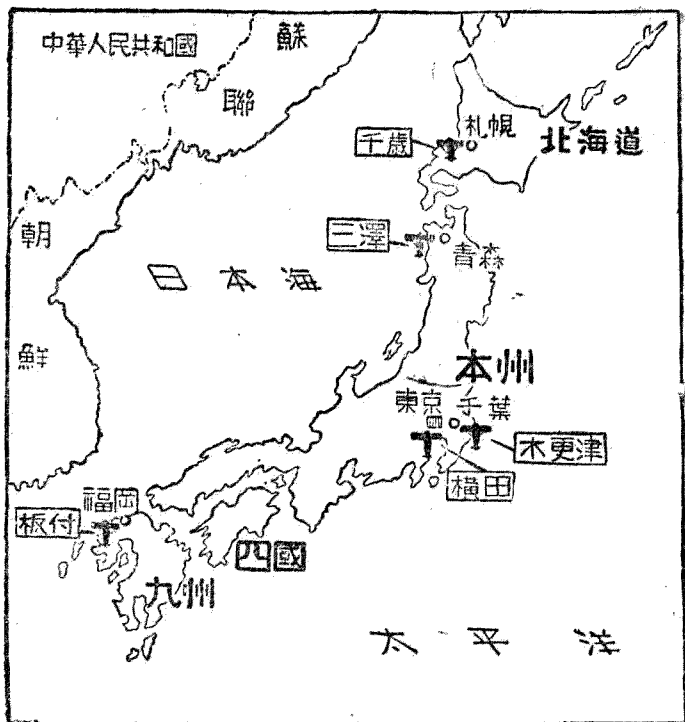
一 警 察 (陸 軍)

美國佔領當局繼續增加日本警察實力，在警察的偽裝下，實行重建日本陸軍。根據麥克阿瑟一九五〇年七月八日的指令，整個日本警察實力增加到廿一萬八千人，約為投降前日本警察部隊的四倍。〔註〕圖中戰前警察數字採自本社1948版「日本問題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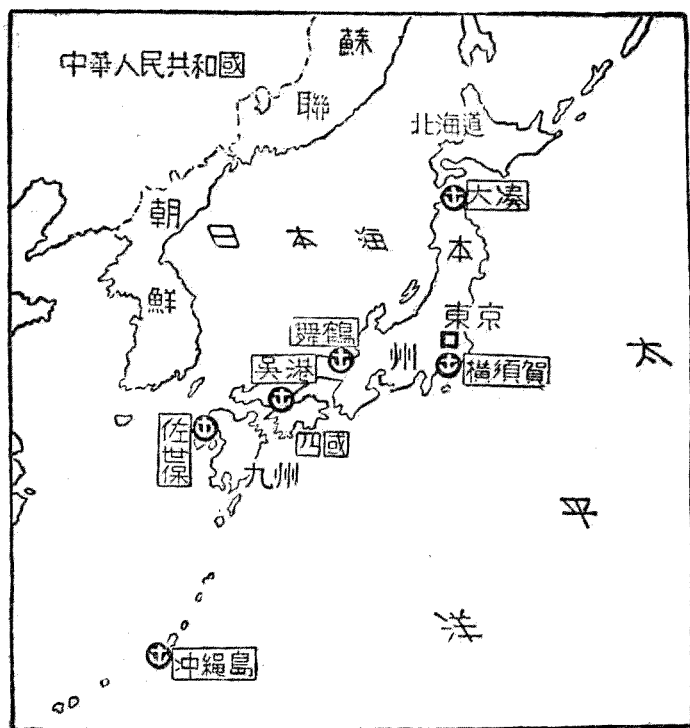
二 警察武裝

這些警察後備隊本質上就是正規的日本陸軍，完全按照正式軍隊編制，用許多重武器武裝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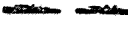

三 空 軍

美國空軍正在恢復和使用前日本的空軍基地，另闢神戶、大阪等十二個新機場。日本空軍實際上也已開始恢復。
 ○〔註〕圖中缺『約翰遜』機場；新闢機場原聲明未全列舉，圖上未繪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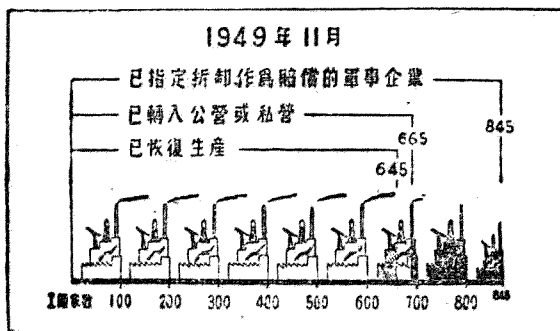
四 海 軍 基 地

美國海軍正在恢復和利用前日本海軍基地，在這些基地上裝置現代化的設備，並在沖繩島大規模建立美國軍事基地。

海上保安隊	人數：	 (18,000)	總員 2,000人
	船隻：	 (300)	潛艇
		 (600)	漁船 100艘
	建造：	1950年底以前 1200噸的巡邏船	 (50)
巡邏船		 (105)	
1951-52年度 運送船隻		 (94)	

五 海 軍

日本海軍在海上保安隊的偽裝下實際上已開始恢復。海上保安隊實力已大增，除了已有或在建造中的船隻外，還包括許多武裝漁船。



六 軍 事 企 業

美國佔領當局已把許多日本軍事企業轉交給日本政府及私營公司經營，其中許多已恢復軍用品生產，並為美帝所利用。

附：盟國對日委員會於二月十四日舉行定期會議，蘇聯委員基斯連科少將在會上發表指責美帝非法武裝日本的聲明。上面圖解的材料，就是從這個聲明裏摘出來的。

